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九年

□ 12
24
10



廿甲

九

伊 2  
號 24  
卷 10

中井履軒曰林注公在外闕朝王者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危在楚也齊召南曰事勢有漸書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昭公之辱始於襄公而意知之惡又甚于宿元粹案注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立法也

朝正之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事以示法也  
屬上讀存考安井獻公卒于襄公惡息軒曰案傳云闕以立  
殺祭曰不稱名姓甚其見弑乃其自取闕不得齊於人不故書闕以貶之義不稱其君不得君其在貴賤也姚培謙君也

增註

校本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九

襄公

起二十九年晉  
盡三十一年唐

杜氏  
陸氏

集解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  
無傳四同盟

弑吳子餘祭

闕守門者下賤非士故  
祭側界外

仲孫羯

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增註

校本

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祀伯業所由隳也故經書城祀以示貶

伯石此時未為卿而得書其名故疑履軒曰率札來聘經之云云

注云六月到魯者以始告喪告以五月傳載在六月城祀之被弑故追書在聘下也然城祀經亦在上與稱諸夏為上五月宜以經為正

國 禮所以衣尸而殯後使禭者致禭者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費後十陸祭曰說文梨黍穰也郊芳也又釋芳曰文賄本又作贈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攝居謁反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吳子使札來聘餘祭

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八秋九月葬衛獻公無齊高止出奔北燕高厚之子燕音煙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禭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遂說文衣死人衣贈芳鳳反必利反

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

梨黍穰也郊芳也又釋芳曰文賄本又作贈

稷或曰用黍稷也郊芳也又釋芳曰文賄本又作贈

傳遜曰以莒為帝可二者皆得為之說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稷何與物性各有宜也

用不可同也杜說誠作莒被殯者用莒諺矣附注詳之或云上被死于下夜活

增鳥蘭曰松柏以字喻君草以喻臣君威兵死不入北城周盛則臣不能專其強禮家人職文晉語今君弱令尹強故知松柏之下其土不

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取卞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邑以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重

增註

校本

正事

卷十九

注似優。魏禧曰：璽書謂書上加印。韋昭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封書也。息軒曰：璽書追而與之，欲使公治不知書中所言也。履軒曰：公治退之後，公發書知取下而公治未之知也。就舍而後聞之。字鼎曰：祇見疏也。杜解難通案：疏與踈書云將叛者是叛。同踈密之踈，李氏欲形未著也。欺公而公覺之，故曰：祇當作多。晉宋杜祇見疏也，言其詐謀本皆作多見多祇。疏也祇當作多。祇，古人同音，釋文服同音，正義云晉宋杜云祇適也。本作多，服本作祇。按：匿其情而託他，元粹案據疏其本作是不相親也。外傳多今本作祇者，後人公欲還出楚師伐，衣服本改之也。服云：晉子治致祿不出，祇適也。論語多見其曰：使子欺君謂予不知量也。何注多訓能也。能而欺君，敢適與服同，可從此意。享其祿，其朝乎。王引之亦云：履軒林注季武子若就

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日聞守卡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卡。發書，乃公曰：○便所吏反。及舍而後聞取卡。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卡而欺我，言叛益疏我。○音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以卿冕賞。○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日欺其君

日詩傳式微語辭

其家見之則言季子政事如他日不見，然則否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履軒曰：德謂恩澤也，家死不受其葬，非有德之謂。

齊召南曰：魯君至親，襁楚喪而於王室不遣鄉大夫名義尚可代守國也。孔疏問乎傳記印段如周，蓋蠱也。蠱，蠱之害也。鄭之卑衰周於秦，物也，故為不堅固也。楚也，又見魯之但知當堅固之故，不得有晉楚并不知有周也。

閉暇而跪處也。按蠱，音同義異。孔疏非是。今鄭之上卿皆驅馳于四方，誰敢有安處其國者。

增註

按本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力驗。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甲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監。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蕃屏王室。○。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吳人甲於晉楚。吳人

增註

按本

三

息軒曰釋經所以書

履軒曰即位謂嗣立承其家也未除喪豈遽為卿也下傳季札言鄭之執政後指伯有也裨諶論執政位班以子產次伯有皆未嘗及子皮也亦可證

履軒曰鄰近也是二句美子皮也言其所為近於善是民之所按君當作吾以形望以為表也蘭園似訛近於善人則曰是子罕美子皮之我民亦望吾為善言子皮出眾以救民也饑美事矣然不請之公而私餽之似售恩者未得為究善而遂得鄭國之民故言近乎善則民之所慕望蓋美之而未為足也宋之饑也子罕請公以貸粟已

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鍾在喪故以父命許氣反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施始敗反下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貸而不書其不足子易云有功而不德皮之意可見矣是叔厚之至也加猶勝向之所以特美子罕也

皆誤古賀桐巷曰治杞田故知治其隣於善猶云德不加地非獨修城也

必有鄰與善人同行也如此者民望之所歸非謂與善國隣則民亦望君為善也晏子之哭莊公也人謂隄子必殺之隄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民之望語參觀益明注疏俱甚哉若之何如聞謬元粹察民望之解大息之聲

得之餘存參杞是夏後滅而復詩傳斬而復生曰隄存故曰隄釋文詩息軒曰屏蔽也謂傳云斬而復生曰庇也下文云其棄隄方言云柝餘也諸姬亦可知則周宗秦晉之間曰隄屏指周室周室天下所蔽也城以衛之也宗故謂之周宗耳所謂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正月篇

增註

校本

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叔音智因叔音泰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夫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

也屏城也○圍以二反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

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

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肄餘也屏城也○圍以二反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

息軒曰言晉今棄諸不鄰言不親其迤  
姬而獨治外家雖昏親也

姻之邦其誰旋歸之 錢大昕曰今本  
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  
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  
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  
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大叔稱鄭以別之  
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它國  
左氏傳不可損益一何如問 子福福  
字如此今從唐石經之遲速  
本履軒曰專謂擅釋文專則人實斃  
恣也 又曰侈將以之絕可將及矣本  
其力斃謂自以有力或作侈將及矣者  
反致顛仆也非力盡非專則人謀書之  
而斃角抵多力而技不待己力盡而亡  
下者往往自因其力周禮射人諸侯之  
而路是雖鄙事可以射以四耦此三耦  
取喻焉 馬宗建曰者彼是畿內諸侯  
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此畿外諸侯或當  
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臣與君異也

王者和協近親則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云猶  
昏姻甚歸附也

歸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容  
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  
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 音汝 賓出  
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是也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  
曰專則速及 速及 侈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專  
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 謝魯音為 公享之展莊  
叔執幣 公將以 射者三耦 二人為耦 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家臣展取展玉父為一耦公臣

行道者高者以為 按公巫二字疑衍  
三耦魯國是時賢臣 臣巫形似因疊而  
皆仕於三家故公臣誤之也

不能具三耦 阮元  
曰唐韻三耦有仲顏  
莊叔是仲當連下

服虔曰不尚尚也言釋文愠怒也怨也  
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下文毋寧當也言自尚高尚也承上取  
取夫人將焉用老臣貨意之一說照下

平 傳遜曰杜上注將何所取當指魯  
不尚叔侯之取貨下取把田而言陸顧

注先君毋寧怪夫人 諸氏取服虔說曰  
之所為無用真我蓋不尚尚也先君當

以叔侯之言大不敬取叔侯於地下治  
不應如此故改之今之

觀其語意本如服說古時君臣尚質不  
為避諱且夫人愠而出詞其言當悖故

因其言而反之耳 秦揚石經初刻从  
本後改从才段玉裁云初刻是也今從

增註

校本

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  
一耦 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音侯  
○ 召上照反 鄆才陵反 黨音掌

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把田 使魯歸前使把田  
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  
公母把

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 先君若有知也不  
不盡歸把田 紆運反

尚取之 不尚叔侯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 焦在  
陝縣揚屬平陽郡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 誰得治之杞夏餘

也而即東夷 禮行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也而即東夷 禮行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也而即東夷 禮行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左傳

卷十九

五

之 惠棟曰呂覽曰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 馬宗璉曰韓非子說難篇行人燭對趙簡子曰昔者吾先君獻公八年十七服國世八 宇鼎曰而何有焉猶言於犯何有謂不顧

履軒曰杞稱子自貶也前已論之此傳似服云母寧寧也言未得經旨上文所云寧自取夫人將焉即東夷亦但謂親從用老臣乎

於東夷耳不必以為行夷禮之證元粹案杞稱子與桓二年滕稱子同中井自貶之說非餘得之 又曰不得死謂強死不令終例為然杜蓋以穆子死于牖下嫌是言非驗故特作壽終解耳殊不知穆子晚罹豎牛之害當責曰好善仁禍以饑死則不可謂擇人雖有仁心今終矣何非驗之有豈不周物故好而亦何用別解 蘭蘭不能擇也

曰朱云昭四年穆子死於豎牛之禍竊料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

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

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

此年豎牛已得寵矣李子知其必貽禍害故以此語諷之 郝敬曰李札知穆子不得其死因叔孫有豎牛之禍先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國之興亡如燭照果爾札賢於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須以時月而札立譚懸解豈有神慧邪札聘在襄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及魯止樂然後雅頌得所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脗合其為後人附會甚明也世以傳出丘明蔽而不察耳 惠棟曰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履軒曰注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是襲漢儒之謬說也不可從 林雲銘曰連歌舞都在內故曰觀 又曰使工二字直貫全篇 又曰美哉豈言下倣此 王肅曰始基之矣言始造王基也 陸祭曰二南周詩何關商討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是也 傳遜曰賈說雖近而未盡蓋言其王詩人所作皆準其化之局於一方猶未樂音令宮商相和

大行耳 息軒曰猶使成歌曲聲能寫為紂所役故未免勤惰情皆可見聽音勞而文王安撫存恤而知治亂觀樂而之故不怨矣 林雲曉盛衰蓋樂人承銘曰化始於閨門猶其詩辭以為樂章未洽於天下然民賴述其詩之本音以其德雖勞于王室亦為樂之定聲其聲不怨有商唐政存參既定其法可傳雖息軒曰衛初都邯多歷年其音不故部故驚公以前之詩今所歌由其各有為邶風及狄滅衛南聲曲故聽而識之渡河移都鄘部故戴故札所美皆其聲

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

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廿九

五

公以後之詩為鄘風也言本國者變風  
衛乃封國本號其不諸國之音各異也  
關二都廢興者為衛此時通觀周樂詩  
風余驗詩始知之三百篇不可盡歌  
林雲銘曰思宗周而每詩只歌一二篇  
不知恐懼自強是狃示意耳樂人歌其  
於偏安者黍離降為聲曲不告以樂名  
國風無限感慨注欠季子先聞其善令  
後服虔曰其風細聲合其意雖不知  
弱已甚攝乎大國之名疑是衛風故云  
間亡遠慮持久之風乎疑之也下倣此  
故曰民不堪將先亡黍離王非國名故  
也侗菴曰其細已舉首篇以表之也  
甚民不堪而有先亡十五國風其名皆  
之兆安得謂之有治與分詩同唯次第  
政之音上下文稱美異仲尼以前篇目  
哉者甚多皆稱其樂先具其所刑創蓋  
之聲首非贊其政上亦無多記傳所引  
文美哉始基之矣注亡逸甚少或謂古  
弄其聲此解極確有二十餘篇者謬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  
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剛彼列反為之歌王王黍  
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曰美  
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  
故不為之歌鄭詩第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懼也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  
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為之  
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  
○泱於良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  
又於郎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為東海之  
表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為之歌幽詩第十五  
國在新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漆勝東北

服虔曰泱泱鈞緩深也附注樂音洛  
遠有大和之意其詩下何樂同蕩廣大  
風刺辭約而義微體貌幽民樂于農事  
疎而不切故曰大風不為荒淫  
侗菴曰齊德帶山夏有大之義以西  
海民度而財富其人戎而夏聲故為大  
寬必多智自有興隆之至  
之勢齊景少自樹立

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  
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  
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  
周公之東乎○樂音岳又音洛為之歌秦詩  
十一後仲尼剛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其他諸君舉皆庸劣不振卒墓于田氏不可稱復興然後來威王強大制伏六國美氏雖亡而田氏熾盛在齊國亦是中興  
季子就風氣民俗克測知復興之勢未及料易姓之變也服虔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此說諸儒多信之然  
意味索然熟玩未可量語斷不可如是解傳氏曰言後將強大指桓公伯業蓋謂對大公而言然如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皆指今日以往今乃獨指前乎是桓公時恐不通又曰秦語類問季札觀樂  
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莊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焉在其為未可量也  
此處皆是難信處是朱子難疑左傳然固以未可量為復興之義岡龍洲曰工歌幽七月居幽之首季札所聞者即七月  
篇也案周公遺二叔之變出居於東作七月詩即是也故季札云其周公之東乎居於東與東征本別杜注混之謬矣說見  
于毛詩補義鳴鶴篇存參履軒曰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猶言京音也故曰周之舊也非謂去戎狄之音之  
謂也即以為諸夏之聲則十二國南雅頌皆夏聲矣何特秦又曰秦建國在東遷之後則秦風皆東遷後之詩矣若夫東  
遷以前之秦則附庸微末不足論焉注蓋主車鄰駟鐵而言亦泥小序耳不可從又曰傳文以夏聲意其同舊也注判為  
而事謬哉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  
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蘭園曰杜注風風中

庸之聲本於賈逵賈魏風尚儉故杜以說云其志大直而有險為儉字之誤也曲體中庸之德難成釋文險依注音儉而實易行是婉為純一說大者不婉險曲險為艱險中意却者難行今不然也在大與易行也不直

以風風為由聲杜乃婉為約險為儉遂當偏急何能得中乎况風風絕無中之義案風與汎同任風波自縱也風汎言其聲汎汎然如無所定極也然能大而婉曲艱險而又易行勝於矜夸自侈之風遠矣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杜又云險當作儉字之誤也惠士奇云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謂為險惠棟云漢劉脩碑云動于儉中今易作險又選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險然則險儉古今之文非必字誤余自明曰凡物大則高亢而此聲大而又頓凡路險則難行而此聲險而又易行若以德輔之則可為賢明之君矣王念孫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差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是明唐風蟋蟀正義引傳作遺風史記與世家正作遺風自唐石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沿其誤

小雅者正小雅也服虔以為歎變小雅衰者差也九章

○所苦賢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反因上聲元年晉獻公滅之

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少無明君也○風扶弓為之歌唐詩第十日反又敷劔反又音凡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二曰國無主其

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

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郇以下無譏焉

歌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為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郇古外反

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武之德無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衰小叛之心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

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工或間歌其二二季子就其所聞而評之也按杜註大衰之衰恐衍林註等引多無衰字

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服說非也陸彛曰服說是杜以衰為小義終不安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拘傳遜曰吳雖遠夷於周為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善惡而歌之何傷今但據傳文詳其意明為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疑也杜乃曲意而為之說誠大鑿而悖矣履軒曰案陸所云間歌二者當通前後不特二雅齊召南曰注文義當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吳世家引此注作故未大是也各本俱衍一衰字王念孫曰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語云熙熙也重耳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遙遙殆哉及矣矣

雅大雅陳文王之日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樂聲和德以正天下

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皆音有此意。

明王者之德，季子或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此設每句下字破上。

息軒曰：遷，高下相遷，字總贊德無偏勝也。過也。正義去也。宜，宜揚也。詩云：而復反，則為人所厭。維清維熙，文王之此復而能使不厭也。此家樂之所舞。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南籥文舞象舞武，反復而行，不為下之舞，則不可知何品厭薄。

也。蓋亦拂之類。南又云：處而不動，則失亦如周南之意。南於留滯此難久處，而在籥籥間，蓋二者能不底滯也。

王引之曰：樂之有八，如周南之南，籥亦音以應八方之風也。無者所執，但未知因而八音，即謂之八為何等器耳。陸曰：風八風，平謂八音，克孔此說，既云文武。

謂也。五聲八風相對，二舞又云：其有南為文，杜注非也。說詳義無一定，非也。

經義述聞：履軒曰：或云杜注象籥舞象與南是舞名，籥與所執當作籥，舞者籥是器名，舞者所執，所執說文，籥以卒注不分曉何居，齊擊人也。疑是舞人。

召南曰：下文詔籥，所執之卒，故韻會音篇疑此，亦應同。云舞卒也。程大昌之注雖無明文，但云云南籥者，二南之舞所執則籥亦可執。蓋鼓鐘之詩所謂也。陸氏於此音明與以雅以南，以籥不不同，必有其據。今借者也。又杜不言不可考。案南籥，按籥是何物，按下文本引程大昌是也。詔籥與此象籥同。

傳遜曰：杜從服度之義，書稱籥，詔可馬說云：恨不及已，致太自謂，即籥也。字正，陸謂文王三分天體，變耳。籥詔籥，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字或上，或下，孔傳何憾之有此自觀者。云：籥見細籥之憾之耳。愚謂札上下備也。狀文象籥音。

增注

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

但歌其美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

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也。○倨音，曲而不屈屈，撓也。

音開。邇而不偏謙退也。○偏音，遠而不攜攜，攜也。遷而不淫淫，過也。復而不厭常日新也。○厭音，哀而不愁。

命樂而不荒節之也。用而不匱德弘也。廣而不宣義

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也。取而不食然

後處而不底中之以道，始以義。五聲

和。謂之五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

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

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籥南籥者象籥，舞所執也。皆文王之德也。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

致大。見舞大武者武王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也。○濩音。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也。見舞

大夏者禹之樂也。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脩之盡力也。見舞韶箛者舜樂也。○箛音。曰：德至矣

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

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箛而季子知其終也。季

校本

增注

校本

增注

評議皆就其樂而言。朔恐誤周用六代何獨於此乃自後人魯降一等故用四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代疏護民也韶之心雖忠而視民如紹德也夏謂禹德傷之意尤至何忍殷之大也

民之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又曰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慮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前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有所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履軒曰曰夏聲曰五聲和曰八風平與政何所干涉注謬編出中國紂出南矣。元控案賈服諸方自經亦緯曰編家皆以嗣君為夷昧馮氏云樂以親德以有理說詳讀左筆故每以德字貫聘

記息軒曰歇息也以觀政故每以政又曰說文紂緣屬字貫細者為絃粗者為絃上文季子展卒子陸璣草木疏紂亦絃反為政蓋鄭人以也履軒曰或編或子展有大功使子紂各地所產雖微物度代父為上卿耳相投贈以見相愛之國政則在伯有明深耳不當著我解年于晉果殺伯有侗菴曰辨而不德有才辯而無德義此泛陸云爭爭鬪之爭論人失行而微譏切林父杜解辯為爭以遷就林父據戚畔之素行反不妄馬宗璉曰詩山樞何不日鼓瑟何休公羊解詩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增註

校本

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是素知其篇數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說乃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鄭地貴紵故各獻貨利○編古老反欲也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遠瑛遠伯玉○史狗史朝之史鮪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爭也猶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危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遂去之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

左傳

卷卅九

九

文字蓋終身不聽樂矣。息軒曰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三家後果分曹疏不言政而言國傳尾謂多以惡人為良。摘錄悼十四年三家而善之傳氏云杜滅知伯事終季子此無註蓋謂君不德言也。正義謂多而多賢大夫其大惡人為良善之。大夫皆富政歸之。侗巷曰富以良大夫林注好掠人之善為句言多良大夫而自為己功且專權良大夫皆富也。杜意釋例云奔者迫窘必然疏不通此良大夫而去逃死四鄰不夫特從當時所自而必礼出也放者受呼之非信能良如孟罪黜免有之以遠子所云今之所謂良也二者俱去其國臣古之所謂民賊者而仲尼修春秋又以小忠歸主知以私以所稱為優劣也。惠得民心專以權數詭詐籠絡時人乃姦雄之尤者指六卿之

屬杜所云厚施得民此鄉下文高偃也亦可見其心術之不。正陸曰傳文云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言國多良大夫而此大夫皆富必厚施而得政也。正義謂甚陸駁極當傳曰杜無注於良字為句林用杜意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傳於大夫讀不誤其謂杜於良字句良大夫專指韓趙魏則失之。履軒曰君侈則人心離焉臣良則人心歸焉且富者人之所趨自然之符也不必以厚施作說存參。附注與音歟善辭息軒曰世行之行巧言篇亦往也。履軒曰其與幾何謂無與之者存參。

增註

校木

左傳

卷十九

十一

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將集於三家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圃式豉反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萬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萬子尾寵子雅放者宥之以遠。○圃勅邁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還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偃。○圃於君顯反。○音兮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因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禘諶鄭大夫。○圃上聲。圃如字或音預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左傳

卷十九

十一

息軒曰紆緩也履軒曰世隆也謂世才德高隆也存參王念孫曰天又除之字即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啓之啓亦開也二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閻我戴吳天似啓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為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景公弑子靈公般立公羊曰其稱謚何賢之也杜以為天人無諡故顯而異之

而後能紆紆解也○屬力佳及○丁丈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于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

昭三年傳曰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釋文澶字林文仙反澶水在宋

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也不與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同

履軒曰宋災故三字竊疑是傳注誤入經文者然三傳皆據是句生義則亦難言非經文闕疑可也息軒曰據傳責諸侯大夫之不信非尤宋人貪財也注非

按食與食乘而已之食同竟復解作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三

王殘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責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邾叔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食祿非也又以助之二字屬下句事

龍州曰禍亂將興死生未可知吾得復與見未可知也

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遠罷

反與音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鄭敖微弱

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

未知所成駟氏子哲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

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

懷懷很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

良霄出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

奔傳

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曰臣小入也不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

分六甲之一得甲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

子甲戌盡癸未

一句言時有與老人安加也林註無子相對而疑其年之人故自受役亦自往因使之自言其真年受享按季末也凡也林注有與者將有甲子六十日其末所賜與也疑年者見一甲子至今日癸其老故疑其年也林未止得廿日故云不能了傳文而強下三之二四百四十解謬其陸察取之何五甲子合得二萬歟息軒曰周禮地六千七百日未少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四十日故為二萬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千六百六十自又十一年乙巳至今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也而曰七十三者言滿七十三年也尺以及六十有五皆更走一作使走走便之人也征之悼公時晉遷新田則此時絳縣為野矣此老人不類六十五以下者故與食者疑其年過六十五使之言其年非一問不告實而再問之也焦循曰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首六身之數也息軒曰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老老人賢者為國謀之且實告恐長上得罪而不可詐告其年故以甲子蓋之非故為艱深語以困使胥也季如伯仲叔季之季猶末也言周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甲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書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正月為周正則更增一甲子為日一萬六千七百二十日與下首六身不合且老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夏正故知杜注是也。履軒曰：以長狄名子，唯虺無所見，其大死與病廢皆不可知矣，不得以無所見謂虺也不以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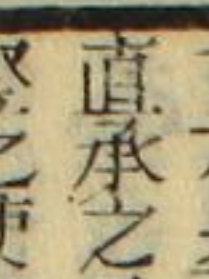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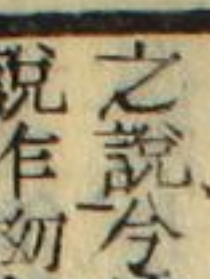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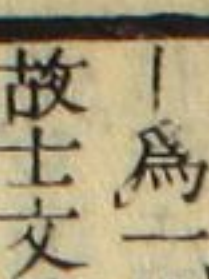
正義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二年者，全年算之也。凌雅隆曰：自乙巳至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言，滿七十三也。元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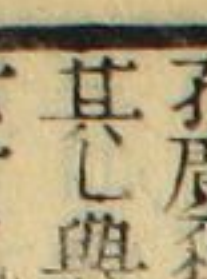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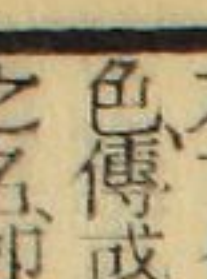
今年二月於夏正為亥一畫為首，畫前年十二月自老人為身，下首之二畫生之歲正月以夏正正之使如其身旁，算之實為七十三，則是生來日數也。然則古人未必以周亥畫似算位，故假一歲為一年矣。蓋老之以為言也。蓋春秋之時，文字有二六之體，故也。按二首以二為首，六身以六為身也。曰首曰身，蓋以人以夏正言之，故師亥即豕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人即下也。算家以此為六，下二如身，使下亥上二畫如身，三人曠亦以夏正解之耳。相並也。怛即卽也。此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注三人或作三六，傳云如猶依或謂杜以如為往皆非，但正義以下諸家見其傳解下二為直下置二得之。疏正月是文十一年三月也。今年二月是夏之十二月，計為七十二年，以周正算之為七十年，猶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每四年而不知以夏正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得十八日，并全日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

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  
十一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在文  
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在文  
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音咸，虺，虛鬼反。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筭  
六，下一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文伯，士

筭之實為七十二年，今除三日，整取六句，則此癸未當十二月廿七日也。而杜長曆云廿三日者，以閏差故也。

疎可矣。

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二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履軒曰：算位縱一為一，橫一為五，今以橫一為五之法推之，則多是二五十首矣。皆謂取上二畫，豎之則為二首乎。古文雖簡，必不至如是之大拗矣。抑謂二首以文而言，六身以算位而言，是不成文理，不足辨焉。元粹案：二說皆非。蓋亥字古文作，一畫在上，六畫在下，故言二首六身也。二首既以文而言，故六身亦以文而言之耳。是句未可以算位言。至下句取亥字解體而釋之，正以算位而言，故直承之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杜注如筭之六句，未釋。蘭園曰：下二如身，杜解宜從。蓋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二畫豎之，使其身則如布筭之為二者一，為六者二也。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也。亥說文作，古文作，皆不合。二首六身之說，今據傳文擬之。春秋時亥字作，下二如身，則為似。是作算之二六六，否則其說不合。欲強以見今之文合之，故其說作拗戾耳。陸譏杜訓如為往迂，杜義必不然。息軒曰：正義云：下首之二畫，豎之使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案算位一為一，二為二，下為六，自左右行，亥字二首橫畫下之為豎畫，如身置身旁，則為似。是二也。亥身析畫有三，下是六者三。故士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誤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邵陸諸人為其所誤，反駁杜注皆非。元粹案：息軒說是也。但不論亥字體為如何，樣當得蘭園說補之。且算位下為六，亦恐杜撰，據算位六為下與亥身析畫人相似，故假以言之耳，不可拘。

孔廣森曰：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為丁，丁而或為上，上蓋權輿自古射禮，獲橫縮相變，即其遺象。篆文亥為，其丁與上相似，今與丁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自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叮，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六千六百六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與亥同意。故子夏讀晉史，以三家為已亥之誤。史趙晉人，而稱兩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淳厚潤色，傳或有焉。元粹案：此說亦通，但不如前諸說之易通。錄以備考。惠士奇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于傳寫倒其名氏也。凌雅隆曰：因亥畫似算法，故假之以為言耳。元粹案：凌說是，其或出於孔氏所謂淳厚潤色，亦未可知也。

諸公邑國卿分掌之此邑屬趙武者

履軒曰復陶疑造土

器之官詩云陶復陶按復陶絨褐也褐

先考工記陶人造麤織毛布今精者曰

甌杜注似無據唯昭姑絨昭十二年

十二年楚子皮冠秦注復陶羽衣也孤

復陶是復陶衣服屬老云孤者連言圓

也然古來無知其狀文耳

者字義又不明弗得

援為據 息軒曰若是主衣服之官當

在君側不宜以為絳縣師參以昭十二

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

陶恐亦衣外一物此老人巧作此物故

使之作置侯復陶與此誠臆說然推文

義恐當如此 履軒曰履輿尉以不薦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

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

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

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夏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

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終于產言有子禍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

也為于偽友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單公子

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聞其

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

必有姦謀也以其事不臚且出於己之臆推難於言故曰必有此猶張衡以弑逆為何等大事其後景謀廢止其志不

止於有朝廷之權 息軒曰愆期本疑括有異志而今歎於廷不知人過已是其所思念非尋常之事也故云必有此夫此

指其所嘗疑而言之蓋反叛大事不欲輒宣諸口故言此以影之耳如杜注不補欲字不通非也

賢為罪也不專在役孤老 息軒曰輿

衆也輿尉掌發衆使民說詳輯釋

字鼎曰庸何也

侗菴曰括正在朝而愆期過其廷故傳

云過括於廷杜解為過王廷未盡 王

念孫曰過當為過字之誤也儋括入朝

而愆期過之於廷故曰過諸廷猶論語

言過諸塗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

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經趨

而過庭若加一字曰經趨而過諸庭其

可乎 息軒曰括歎於廷深念其所欲

為愆期至焉而不知不與之言愆期亦



息軒曰：群臣狂殺無馮云成愆，或即愆罪之母弟而王行之期逐之者，以前怨不問，故曰罪在王也。也童子何知指愆此禍遠胎於先王之期，故曰單公子按世傳推而原之，遂終晉語，隨武子成十言之故載，亦災上耳。六年范文子皆有非經傳有異也，杜以此語馮氏以為指赴告釋之疏矣。僖括誤矣，此為鳴。庶循曰：謠言與嘻通，于魯國之臺社，伯公羊傳，慶父聞吳斯姬魯女，欲使魯往哭聲曰：嘻，此奚斯之悟伯姬也。成九年聲也，史記張儀被答，伯姬歸于宋，至此其妻曰：嘻，子母讀書四十年，林註從宜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從宜而處事，按出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出周禮註引作詘，因被答而作此聲，則詘劉昌宗亦音出此聲，悲感慘痛可知。或云出咄壞字猶童子精華篇，若謂矣，咄咄怪事，驚歎聲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也，嘻嘻亦歎聲，說之子富貴足矣，何以文，謹痛也，陸氏云。

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蹀而足高心

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爾早報反 佞夫

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逐成愆成愆為邑大夫○馮于委反

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時 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王子周大夫 括瑕

廖奔音括廖不書賤也○廖 書曰天王殺其

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 或叫于

宋大廟叫呼也○呼 曰請請出出請請熱也出

許其反 鳥鳴于亳社殷社 如曰請請皆火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 而行婦義事也

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說文引此傳無熱至此乎錄所痛之辭義也左氏於謔謔之上明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謔謔出乃號咷之聲出鄭注周禮引作詘詘即咄咄亦差歎之聲省文作出耳下文鳥鳴于亳社如曰謔謔謂與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王引之曰義訓為宜不訓為從宜婦從宜事斯為不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傳曰昔先生譏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下息軒曰杜釋意而不詰字從宜即義宜也之意其說可通然不若王讀為儀之尤直捷也 侗菴曰嫂溺援之以手且無妨今迴祿蔓延焦爛在前倏然免脫以圖免可也婦固無論即女亦豈可待姆以自投死乎君子之論迂謬類此者比比然非獨左氏楚昭夫人不見符水至不去而死秋胡妻憤夫調謔自投于河此皆戕賊情理失與伯姬同而西王古來稱之無異辭蓋其俗多不知大中之道故也趙汭曰待姆也此宋人設辭以掩其不能救君母之罪故左氏與二傳同而皆不察其妄伯姬歸宋至是四十一年蓋六十餘歲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唯不可待實亦不必待也燬案此說頗彥關姑錄以資考

義從宜也伯姬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

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

報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正義周禮謂草木為弱植志弱不樹立植物植為樹立君志也

弱不樹立也。侗菴本亦作傲服本作曰弱植荏弱而纒自放云淫放也。樹立言其危而將覆也。楚辭招魂有弱顏固植語。可以為證。疏不通附注弱植者言其弱弱纒植立如草木而已得之。龍洲曰家臣朝者至。宴未也。

布魯郭璞云布濩也。布濩閭閻是也。對得書汜布濩之注布濩也。

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時力反國亦作放以介於大國介間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伯有者酒為

宿室宿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焉在於度反其人曰

吾公在密谷密谷宿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

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

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時謂子產

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

難誰知所故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能直則可再

姑成吾所欲以無所

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履軒曰亂者取之亡子皮之意蓋欲推

者侮之二句引仲虺伯有之亡而固守

之言也推亡固存國哲之存方為國家

之利也二句是子皮利也

之語侮猶取也

馮氏云罕駟二句非子皮語是作者之評也

履軒曰豈為我徒謂三家未能強直

子皙非吾徒也是句耳強且直則難不

不兼伯有息軒曰生矣

敝讀為周禮大司馬陸云方爭爭鬪之

火弊之弊弊定也止爭

也敝弊古字通用字敝定也國之禍難

又作敝昭十四年傳在二子爭獄誰知

叔魚蔽罪邢侯杜注其爭獄所定哉一

蔽斷也斷亦定也王說蔽盡也謂其所

引之訓敝為終非

履軒曰姑成吾所言國難不可措手且

定一身處置也謂欲出亡息軒曰所

處所也吾所身所居也身所居即心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襄

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時力反國亦作放以介於大國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宿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居也成吾所適言成吾子產之志欲從義行事無所偏附也 蘭園曰不及謀而遂行蓋急於避之故不及謀家衆而出奔也亦云葬伯有之黨必得罪於三家故不及謀而出奔也是也 息軒曰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據昭五年葬叔孫傅葬鮮者自西門及卿喪自朝魯禮也之語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開一門以出之因名墓門耳伯有自其瀆入經所以不書復瀆薄也介被甲也重棟曰介甲也取襄駟之庫之甲以入伐襄世六年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云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是也襄廿七年傳云介慶氏之甲 履軒曰子偃廿八年傳注以舊與伯有兄弟也而其戶枕其股

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亡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亡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頭子羽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伯有兄弟伯有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恩等故無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禘之枕之

至相攻伐皆非義也吾執之助乎哉聽于天而已 馬宗璉曰子駟之子似孫禮羊肆蓋鄭城外里名國之幹也已見舊蘭園曰字云羊肆十一年成十三年肆屢賣羊者或然杜禮身之幹也游高云羊肆市列非 惠子大叔也棟曰茶水經注斗城在陳留沙水所經也 息軒曰子駟死已久其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是也子駟之子疑衍釋文無上盟之盟然各本皆同姑依原字與字上以下九文 王引之曰用上字為一句盟字蓋行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由禮曰約信追言先時之事曰誓並牲曰盟 息軒曰既與字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諸河神也讀如字是也 郝

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石駟帶也沈瑋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亡已復歸游歸也 許乙反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孫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六

敬曰傳云不稱大夫按猶言彼莠猶得言自外人非也非夫久在乎夫則已荷大夫也豈於是時也此二以外人削之蓋下書句作者之辭也降鄭良宵出奔及入下也奉為溝瀆報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指之口開方故名文義以擊美之蘭姬之口營室東園曰其莠即其前上壁也姬雀武宿之莠也猶言其莠猶也室壁北方宿後伯有而在乎必先十二次子為玄枵莠枯而亡也注莠喻玄為姬雀今三年伯有恐不然存參始移一次是在在正義劉炫以為五月玄枵二年也降婁中而規杜夫王引之曰劉說是也月今仲夏日冠中李夏且奎中月令李夏為周之八月蓋子蟠之葬在干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且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則得之矣履軒曰歲滿於玄枵者梓慎不知司曆之失而妄言之也前已論之杜

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禪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禪

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損降婁也歲星歲不

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

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

子須及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

頭任晉縣今屬廣雞澤之會在三鄭樂成奔

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

乃傳會作停在玄枵二年之說是謬之甚

圍殺掩猶求督殺孔父固有無君之心而動於強者其成十五年傳善人天地之紀也

蘭園曰杜云俱股肱也是四體併司馬與令尹言之與下文又王之休不協中并云偏半休也偏專指司文斬支也馬則四休亦當專指昭七年無不祥司馬不當兼令尹從大焉注不善無大令尹而言則半休矣焉按與不祥無大從王而言則股肱矣焉語意小異注無差別祥福也善也

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

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楚公子圍殺大

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申無字曰

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

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

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

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為宋災

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

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

息軒曰寵謂為卿擢居卿位則書於經今一讀夫字屬上句經沒而不書為卿之寵棄矣如族人皆文王篇

有何寵有伺越曰陟降皆就人而言抑篇淑慎爾止不文王所以能陟降於愆于儀周官恭儉天常在帝左右而不暫惟德無載有偽離者以其信感天帝

而膺其寵眷也集傳陟降就文王崩神歸于天後言玩傳文斷章取義就文在且言為安但杜天人帝二項並說則滯難通履軒曰書曰云云繳上文而實之也非別項尤者尤會無信也非尤向成會無信諸大夫之罪也然成也以國災會于諸大夫而使終於無信亦成

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奔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儀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拜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增註

校本

之不敏也既請大夫成安得獨不

為若夫火災豈成之

所得而知哉杜舍成

不敏之罪而羅織其

大罪尤可笑矣所謂

深致火災燒殺夫人

雖周與來俊臣恐非

之過矣蘭園曰此小

網羅經所以不書諸

侯大夫非所以釋向

成之拜貶也尤者尤

成并在其中杜以上

文已云無歸於宋故

不書其人而此又云

云似複矣故云上文

釋諸大夫之不書此

釋向成之拜貶不知

上文特為起君子所

云不書寵名皆棄其

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向成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詐而不歸容主

皆貶君子以尊魯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

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偏近

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

國乃寬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

邑伯石公孫段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

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

不能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

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也何愛於邑

言之而非所以紀經之事而責其成功不書諸大夫蓋經不是事之成在我不書諸大夫者尤其無在伯石也尤罪信也其為無信也待也君子之言而始明矣記君子之言不先言不書其人則義無所承故特言之耳

履軒曰都不必國都也別邑都會皆是二命策命也

其鄙六十是郊殿為都也可以見矣高誘曰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息軒曰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傳以封血二字包之據此文當時鄭國井田之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溝深八尺廣八尺曰洫杜姑舉其類以曉人非謂溝洫實同也又曰廬中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

邑中之伍不當言井蓋五家相保邑中之釋文大人本或作伍也五井相保井田大夫者非之伍也故云廬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之時風俗漸澁子產平羊曰為大豕曰勑意制之以防民為豕殺新為鮮祭雞耳下文云取我田疇國君亦豕豕也田而伍之是也傳遜獵者親出取獸所曰杜云鮮野獸陸云以故事宗廟也衆殺新為鮮思謂君祭給者不必用鮮惟所以必田獵者必其物之足耳上殺最鮮者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杜又云衆臣祭以芻積衣素也謂藏之豢為足衆給者云不積中而道之也釋必用鮮惟物之足而文意作積積曰斃已何必專於芻豢乎積作貯伍作賦此息軒曰里居也蘭園曰陸云積衣之

增註

校本

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先和大族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故寵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

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誦呼為嘯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增註

校本

蒙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然呂覽殖嗣叶韻

樂成篇引褚作貯元應書引亦同則褚貯古者通用為藏畜之義不必徵莊子以為衣之蒙 侗菴

曰此當解為子產悉沒收者侈者衣冠而藏之即間有畏法而畜藏者亦是子

產使之自藏耳如此方與下取我田疇而伍之句應且見子產立法之嚴 息

軒曰麻田曰疇伍之即上文廬井有位之伍云取我田疇明非五家相保之伍也 阮元曰呂覽察

成篇而作若死若卒率比公卒子展與善東都賦注潘安仁立

關中詩注褚淵碑又注引並作若 又曰密州傳作買朱鉏

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殺之經易此

王引之曰諄諄眊亂也謂趙孟卒未滿五十而眊亂如八九十也昭元年傳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是吏反又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所所以與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樂音洛一音岳一五教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

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

主偷苟且且○語之魚據反下語諸同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

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語之聞反又之純反若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

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

往立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

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會其懼哉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

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

善及之杜云孝亂也附注諄之純反是

義與此同諄諄或作或云既而在大夫

詭詭爾雅詭詭亂也六字非穆叔語

漢書五行志引傳類按此猶言君子也

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可以樹善倒語也

失之 侗菴曰若不八字一道之善不唯為魯

氣讀與下句相接或亦為韓子也魯有

於焉字下句不通言韓子則不為他大

若不能樹善而使早夫所苦韓子亦得

備魯則政在大夫之魯為援則威權張

日無如之何蓋韓子矣林註言君失政

雖賢而為人和弱先政散在諸大夫之

事區處猶可以濟臨家韓起為人柔懦

事安託必無益平事困弱諸大夫多貪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二十一

作無幾何無衍字也  
元粹案人字未必從  
薄志作民

顧炎武曰問齊人用  
師之故解魯以師往  
非息軒曰下文云  
子尾殺閻丘嬰以說  
于我師注魯以師往  
預解彼師非釋師故  
之師杜不誤顧誤解  
耳  
伊藤鳳山曰昭元年  
傳亦引此文杜云逸  
書非也此舉括大誓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之文而引  
之耳古文往往有是  
例成二年傳引大誓  
曰商兆民離周十人  
同是隱括大誓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之文故昭二十  
四年傳又引其文而  
與今大誓同存參

昭廿六年傳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  
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王不  
立變古之制也晉  
語立太子之道三  
年傳李札云君義嗣  
身鈞以年同以

增註

校本

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  
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讓慝弘多是以有平丘  
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閻丘嬰  
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  
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  
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倭灑滑龜孔  
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虺力侯反灑所襲反滑生領反國許鬼反  
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楚宮歸而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作之

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拱壁公大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禮在亦反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禚齊謚禚昭公名禚直由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入事後下並非適嗣也義鈞謂賢等

左傳

卷十九

三十一



誰敢于君王肅訓為愛愛疑決之以下  
 宜正與此同存參 筮此則非古制者  
 惠棟曰顏籀曰不度衰喪服衽裳下也  
 不遵禮度也棟案孝為兩燕尾凡用布  
 經接神契云大子之三尺五寸上正一  
 孝曰就諸侯曰度在尺兩燕尾衰裳裁  
 祇而有嘉谷故謂之三尺五寸下廣四  
 不度 蘭園曰成服寸綴於身傍所以  
 至葬凡三次易衰輒掩裳也杜註衽裳  
 復弊壞而其衰衽則下也衰已三易其  
 如故衰衰衽為兩燕衰下復如舊衰或  
 尾綴於衣以掩裳旁云雖三更易如未  
 際者最易弊壞故雖嘗易也故曰如故  
 易之猶不易也 惠衰  
 棟曰服虔曰言其無成人之志案士冠  
 禮曰弁尔幼志順尔成德幼志猶童心  
 也諸侯十二而冠昭在葬處故云死所  
 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從從之死也  
 心故不終 宇鼎曰  
 死所謂葬所也言於

何必涕之子○適丁歷反且是人也居  
 喪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  
 嬉戲無度○此必利反於是昭公十九年  
 如字又息暫反○七雷反於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  
 五年公孫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  
 於齊傳 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  
 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  
 為昭三年 滕子卒傳突西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

葬處而有此兆則將釋文垣牆也  
 從魯身死矣 重馬鄭之幣也  
 林雲銘曰晉侯不見附注尔大也賈也  
 鄭伯見則有寡好雖釋文爾雅衡門謂  
 以憂樂不並行為詞之闕又云止扉謂  
 實輕鄭也 息軒曰之闕然尔雅本止  
 扉開也猶言縱莊子扉之名或作闕字  
 田子方揮斥八荒注讀者因改左傳皆  
 揮斥猶放縱是也 作各音按下文云  
 又曰在存也謂存問門不容車此云高  
 之 王引之曰闕或其開闕俱謂門耳  
 作闕為止扉之概大於義自通無為穿  
 非當從杜注釋又論鑿  
 之詳 案釋文說在周禮任人有葺屋  
 下闕說又詳述闕 瓦屋瓦屋以瓦覆  
 闕闕曰繕完謂修治葺屋以草覆也草  
 其館舍若上文所云葺覆也一說完當  
 完客所館下文所云作字字之誤也不  
 填館屋室是也葺繕必 按釋文句作  
 蓋繕完中之一事耳云云本又作句或

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其多○壞音  
 怪下皆同斤見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賢遍反下同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高其閭闕閨  
 也○開戶且反閨也里門曰厚其牆垣以無  
 開闕獲耕反○衡門謂之闕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  
 牆葺覆也○從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勾請命請問毀垣之命○與音

增注

校本

三十一

卷十九

三十一

此方讓其毀糖特作正字解者或謂言之 王引之曰社作正是也按春秋云葦覆也釋文云謂時人名字相配楚以葦覆牆也然則繕令尹陽句字子瑕完葦牆者既繕完之此文伯字伯瑕又以葦覆之耳存參鄭有駟乞字子瑕陸蔡曰薦進陳設句乞義同則作句也 息軒曰陸說即者是

杜義甚為陳寔設之按輸幣暴露於庭即所謂庭實也西仲云非見君而林雲銘曰二意雖獻之則似幣乃君用雙關文法却將輸之府庫之物則鄭幣意提過歸重朽蠹竟同於晉之郡縣一邊以明晉侯不應供其賦稅也又暴留宿弗見使鄭久候露於道路則恐幣也 正義言在前文物朽敗重不敬之公之吝館如今日晉罪事在兩難故用君之路寢陸蔡曰言雙關法釋官云鏡各館如公路寢足矣謂之坊注塗工作往前十字可刪 具也填亦泥也故

也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也 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薦陳猶獻見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庫無觀臺 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條司空以時乎易道路 亦音甲觀古亂反 圻人以

息軒曰甸甸師也亦訓塗

謂甸人周禮甸師

職師其徒以新蒸殺

外內饗之軍甸師掌

新蒸故亦設庭燎耳

又曰周禮曰宮

蘭國曰其事即隸人

牧圉各瞻視其事而

履軒曰謂各從其事

秣馬之類 又曰賈

賁事亦無廢闕也

亦字不可忽 息軒

曰無事則僕人巡宮

有事則兵卒巡之故

此又言巡事謂事變

在館有事則察之而

反加詰責舊注無謂

元粹案事則以下三

句連讀林說可從安

時填館宮室

圻人塗者填塗也

諸侯賓至

甸設庭燎

庭燎設於庭

僕人巡宮

巡宮行夜

同車馬有所

有所

賓從有代

代客

巾車主

隸人

牧圉各瞻視其事

瞻視客

屬各展其物

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

亦無廢事

實得速去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行

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

賓至如歸無寧

蓄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

不畏寇盜而

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

增注

校本

三傳

卷十九

三十五

井未是 又曰晉至 守通易介于石於  
四句總全段言其符于皆當作如門門  
諸侯如此以故實至內也此謂院宇進  
晉國不異歸家無安小也 癘猶災也  
受其首患如所云寇言水潦無時或云  
盜燬蒸之類也此文天癘指挽車之人  
公為盟主然也 息馬言

軒曰言門卑小不容車而又有牆垣不  
可踰越故不得不壞垣而納車也門不  
容車駁士文伯高其門闕之語若是門  
庭之內迫迫不必壞垣以致晉人之讓  
杜注非 林雲銘曰 林注勤勞謂修牆  
上文朽蠹指車中所之事  
載之幣言此處天癘贏盈也盈滿也故  
指挽車之人馬言俱訓受  
受燥濕不時之患 侗菴曰天大札癘  
災癘天癘指病若死亡之禍不戒言其  
動出我不虞也不幸罹此等禍則尤不  
能省視幣幣而易致損敗此極言奢館  
狹陋之害也 元粹案古賀說大是但

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入行  
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  
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亡所止之宜見賢遍反雖君之有  
魯喪亦救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同姓之憂若獲薦幣  
薦進脩垣而行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又  
伯復命及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音盈是吾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大作大非錢天所云按朱注天字絕句  
唐石經大作天地之馮云陸氏以天字  
天據注當作天陸聚為下句首今不從  
云天癘者天之癘氣板篇

猶周官司救所謂天釋文之釋本亦作  
患彼疏云水旱之災隱音亦子產知之  
疾病之害是也陳樹馮氏云詩人知之  
華云哀元年傳云天吾初不知也

有首癘更是一證 按晉又有茲癘期  
蘭園曰梁公敢請二庚輿等昭元年展  
句緊對上某君使句輿輿稱宮展輿益  
請命皆就目前毀垣某甫頹然宮雜用  
說下乃進及有喪與喪禮字義未詳輿  
修垣二意也上云寡或作與

君使請此則云請執事者小國事大國  
謙言不敢攀君也上請命注既云請問  
毀垣之命則此請命亦其請問判毀垣  
之命注意恐注而失按馮夢龍以買朱  
之息軒曰禮如其鉏為一名貞山云  
數不持如敬 侗菴此恐夷言非子

增註 校本

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陸則民協同辭說釋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鄭子皮使印

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莒犁比公生  
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

立以為此音毗因起呂反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去

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矣出也為明年書  
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言罪

曰其知之矣言子產按延陵州來二邑  
達此詩之理非稱詩李疏食之昭世七  
人知詩之有益凡引年傳注季子本封  
詩而結之必歸趣其延陵後復封州來  
人觀君子引曰圭曰故曰延州州來  
皆息有焉子思引燕非楚邑也公羊壽  
民曰其此之謂與等夢四子札其季也  
語可見 郝敬曰鄭父兄皆慶之欲立  
使印段如楚欲朝晉之故諸為君者皆  
而畏楚稟命耳傳以輕死為勇飲食必  
為禮何之有 焦循祝曰天苟非吳尚  
曰買為密聲之轉朱速有悔於身  
鉏為州之緩聲 郝林注二王之天命  
敬曰傳云罪在密州當死也德度德行  
非也子弒父猶云罪修而度量廣也馮  
在父言春秋之義 本度入聲德言仁  
元粹案傳遂以嗣君度言智與襄四年  
為公子光投本節載德度異傳氏云嗣  
其說是也詳見辨誤君謂公子光光本  
又案注夷末舊本作適嗣宜立故國人

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復扶又反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  
屈居屈居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閭  
狀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察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  
啓其在嗣君謂夷末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  
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  
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  
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賦今從宋本訂正本以嗣君按公羊  
或作昧則亂 履軒光曰先君所以不  
曰度有法度也非度與子國而與者  
量之度 闕園曰有為季子也如先君  
法度則事從義故不之命則季子可立  
失事也杜三審事情也不則我且立也  
失解 履軒曰雖有於是弒僚致國季  
國不立言雖國為其子季子曰爾殺君  
有而不肯立也 侗君吾愛之是吾與  
君曰此就今日以後爾為篡也爾殺吾  
言雖遇有國之好機兒吾又殺爾是受  
會必不肯立也杜述子兄弟相殺終身  
與昔年事去之遠矣無已也若之  
柔柔篇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  
公獻公獻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  
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過古禾反  
廷于況反勞力文子入聘報反印子羽為行人  
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  
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國  
所主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  
患之存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

惠棟曰說苑政理篇子大叔善決而文  
蓋本左傳善決訛為美秀 息軒曰美  
其顏秀其容故美秀連言又乃其才故  
以而字隔之此序四人各舉其能善決  
即能斷乃馮簡子之能非子大叔之才

增 註 校本

增 註

校本

三傳

卷十九

二十一

美秀訛為善決耳傳文不誤元粹案臧庸拜經日記詳論此可參看履軒曰為讀典故習俗之類非所欲為凌稚隆曰野郊外邑城內禪謀喜靜而惡林注實間則得喧驚故能謀事於野而實則不得也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

息軒曰言子產所為如此是以事皆合禮故文字稱之為有禮也

林注早見曰朝暮見按何為言何為毀曰夕朝夕既退而游於學校之中陸祭曰忠善劉向新序作忠信是也文相近而譏耳存參

息軒曰遽陸訓速顧於防川賈誼云治訓亟皆通杜以為惶遽之遽故訓畏懼迂兒啼而塞其口豈矣案陸說在下欄原係顏師古說詳附注

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為我之藥石公穀皆以孔子襄廿一年生哀十六年卒為七十三更記以為襄廿二年

增註

校本

○亂丁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所欲為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

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

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

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鄭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乘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鄭國謂學為校以

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

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

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

然明日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襄二十一年

生卒時七十二此註從史記也

馮李驪曰不吾叛謂按邑子皮之私邑尹何不叛也劉炫云也不叛謂尹何不令子產不違吾意得叛也愈差也不能使何為邑不必之病愈知治必速

案愈猶益也按本所一說愈猶益也言引一說是陸祭說可自此益知治矣民從疏說迂矣

余自明曰夫國猶屋折文無傷實之實也子於鄭國猶屋之有棟尹何為邑猶屋之有椽也用人不當力必不勝則棟必折矣棟折而椽豈有不崩壞者乎棟折椽崩則屋必厭覆棟折本易棟椽皆僑處其下將覆厭是語棟折而椽崩吾懼此所謂切膚之痛懼厭焉椽椽相也其敢不向子以盡交棟上直達擔者言乎林雲銘曰為上大官大邑對為去聲愛獲也多過甚邑下大官大邑照也言為邑之計更疎吾家

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必未知可否何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國所追及願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

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

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

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

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

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矣若說其為大官大邑不亦少乎便平常

履軒曰是影語矣擅字其為子卯也夫矣文法正同 侗菴

曰官邑直美錦之大者非官邑之重多

於美錦杜特釋傳本古故然不可拘泥

元粹案林說是中井古賀俱非 蘭菴曰

檀子曾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焉驚敗績

鄭注敗績驚奔失列也晉語隱叔子為可

空以正於國無敗績豈注敗績功也此按宋申以庇為絕

敗績謂車馬之顛路句覆遂敗其功皆與傳

例大崩曰敗績同語

增註

校本

增註

增註

異用

余自明曰此段復以心面為喻發明立言之意

王念孫曰今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似君一作以君服儀其威字則涉下文云令尹動作以君威儀而行儀謂威儀迂矣定本似令也故杜注曰言語瞻以之

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今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已足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虔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案服虔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至下文引詩敬慎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石經始行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群書治要有感字亦後人以君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從定本陸說是也今從之按本亦從之

馮云今尹無威儀驟不可解說至臣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

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日子何以知之

有臣之威儀乃知其以君處正是其無威儀處柳篇此段詳論有威儀者無威儀者益明此當與孝經并觀此下每層皆是反射令尹

陸彛曰雅上文其下畏而愛之下宜有則按其下下當有則而象之四字同章曰詩集傳選簡不言則而象之承擇也威儀無一不善上文也大明又不可得而簡擇取釋文棟又作逮直舍世備多據此以駁計及附注徒戴反社按選有選擇選數相舟篇二義而此詩當從選數義毛傳棟棟富而既醉篇閑習也物有其象不

增註

校本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鮮息淺反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三傳

卷十九

二十九

可數也賈誼新書棟  
 榱也不可選衆也  
 古解皆用此義至顯恭  
 濱始解選爲擇而集  
 按書大國作大邦  
 傳及呂東萊從之然  
 了不知毛杜之長觀  
 皇矣篇  
 下文君臣上下等語  
 尤見杜解之妄陸  
 祭曰襄十四年傳注  
 攝整也禮記緇衣引  
 此詩鄭注云言朋友  
 以礼義相攝正也  
 息軒曰杜以攝爲引  
 襄九年傳注屬興  
 持之義故云佐也鄭  
 師也  
 以爲攝酒之攝故云  
 按因壘而降見舊  
 相攝正二說皆通而  
 十九年  
 鄭義差優履軒曰  
 引皇矣詩言天下後  
 世頌文王之則也帝  
 蓋指文王也不然下

攸攝攝以威儀詩犬雅攸所言明友之道必  
 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通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  
 不識不知頌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  
 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  
 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  
 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文不相應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  
 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行下孟反下同  
樂音洛又音岳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九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三十一



襄經二十九年閏昏殺吳子申志反。○柏復扶又

傳遣使所吏反被殞徐音廢凶邪似嗟反桃茆徐音例

黍穰如羊反熊麋九倫反取弁本又作卞魯邑。今本亦卞璽書廣雅

云印謂印也一刃反邶風音佩寄寓音遇年少詩照反啓跪

其委以藩○今本蕃以貸他代反而夏戶雅反注協比

毗志相禮息亮反司徒侈昌氏反力斃婢世反為

杞于偽反下文三耦五口反邵伯○今本召焦子消反滑乎八

反玩好呼報反母寧音無而焉於虔反壽終音授○今本終作死

召南上照反亦作邵未盡津忍反安樂音洛下注和樂聲

邶鄘音容盡被皮義反以思息嗣反隕滅于敏反有治

陸察曰思並如學。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無注字是也

增註

左傳

卷十六

叙文

三十一

○樂而，樂音岳，又音洛，下而又何樂，可以樂，倣此。陸彛曰：樂並音洛。○其與，與如字，或音預。陸彛曰：與音歎，語辭，昭元年同。○能紆，紆，直呂反。徐音舒。陸彛曰：除音是也。

直吏 泱泱 韋昭於 大公 泰將復 扶又及下 歌爾 彼

反 為成王 于偽 王業 如字又 刪定 所姦 去戎 一音 如字

大而婉 紆阮 易行 以政反 至矣哉 一本無 倨傲 五 報

反 屈撓 乃孝 不厭 於豔反 徐 不匱 其位 不費 芳味 反

不底 丁禮 角徵 張里 南籥 羊略 有感 戶暗反 亦作 憾 今本亦憾

大平 音 舞韶 上昭反 本或 溝洫 況域 不疇 徒報 未 反

歇 許謫 縞帶 徐古 紵衣 直呂 遽 其居 史朝 如字下 文公子

同 于幕 莫音 其萃 在醉 宥之 音 好以 呼報 高豎 上主 反

城緜 音 而寘 之政 旃 之然 子皙 星歷 禪 婢支 湛 市 林 反

○今本亦謹 幾何 居豈 喪其 息浪 驅除 一讀上 具及下 直

據 經三十年 佞夫 乃定 以惡王 烏路反 下惡宋 共 反

姬 音恭 注皆同 者酒 市志 言復 扶又 傳問 王子圍 反

之為政 一本無 圍字 服虔王 吾儕 仕皆 匿其 女力 反

相鄭 息亮 方爭 爭鬪之 爭下 好在 呼報 相下 退嫁 反

食 音 輿人之 音 年長 丁丈 夏正 戶雅 使走 如字 速 疾之意 反

也服虔王 肅本作 吏云 吏 僑如 其驕 二畫 音獲 下同 併 反

三 步頂 魯使 所吏 可媮 他侯 咨度 待洛 鄭難 乃且 反

詛盟 側慮 娶於 七住反 今 子括 古活 將見 賢通 反

同 愆期 起虔反 諸廷 音庭注 嗚呼 本又作 烏采音 同 今本烏呼

此夫 音 平時 本或 甘過 音 鞏成 九勇 或叫 徐古 于 反

○傳三十年而悵，悵彼力反，陸彛曰：悵二十八，注剛悵，此上二十八年，天子悵並音皮，逼反是也。

增註

左傳

卷十九

毅文

三十三

阮元曰葉抄本半作莘是也

宋大廟音秦一本無大字毫社步各反待姆字林亡又反一音母繕城

上戰以介音界卿共音恭窟室口忽反壑谷呼洛反而罷皮買

及徐扶彼反左相息亮反侮之亡甫反汰侈音泰弭難彌氏反不

與音預下文不與同師頡戶結反介于音界下同穢之音遂股音古聞

難乃且反沈珪音鳩又反非復扶又反子嶠居表反公孫揮

許韋生莠羊九反奎婁苦圭反訾子斯反東壁音壁玄枋

許驕之比毗志反公孫鉏仕居反芋尹于付反相楚息亮反

善相為宋于偽反北宮佗徒何反而偪彼力反在治直吏反

焉往於虔反必大焉先並如字復命扶又反受策初革反

策惡其烏路反封洫沉域反封疆居良反豐卷徐居反芻

初俱參音患而褚張目反褚褚勅六反又許六反本又反

並畔一音薄經三十一年殺者申志反傳語偷

他侯盍與戶臆反民生幾何居豈反本或作民生無幾何

朝不如字注同讒慝他得反灑舊所反消竈徐本作省所幸反

銷一音之難乃且反好其呼報反大誓音泰本亦作泰君欲楚也

夫音扶若不復扶又反拱壁九勇反之娣大計反齊歸如字注同

立長丁丈反鮮不息淺反比及葬一本無及字裋本又作縗亦作衰同

亦衰今本衰社而甚及徐而鳩反嬉戲許其反惰而徒臥反相鄭

息亮使盡子恐反其館古亂反字從食字林云之垣

音衰是以令力呈反完客音九其閉沈云閉也葺牆侵入反

○傳三十二年許謀 謀徐之閏反或一音純反 陸察曰一音是徐音非也

阮元曰縗正字也衰假借字也縗俗字也

增註

左傳

卷十九

經文

三十四

元粹案作正作丐之誤下文作正亦當  
作作丐阮元曰丐石經作句陸氏亦  
云作句者是也善哥者俗句字丐別為  
一字音彌充切

音集一音

寡君使丐丐今傳本皆作此字或作正  
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

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正是也案魯  
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  
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  
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子石傳又謂之二  
子石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

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必淺介

於音界悉索一音悉未得見賢遍反及下朽蠹丁故

也音重重罪同反僑聞其驕重耳直龍臺榭音謝

作謝土高曰庫廩九又平易以鼓反汚人本又作

今本亦句設徒遍庭燎力妙反徐力遙反巾車如

脂轄戶轄各瞻之廉憂樂音洛當復扶又水潦音老宴

好呼報如是夫音扶讀者亦以之輯音集又說擇

悅音昔昔犁徐力私反或展興音餘本又殺之乃立殺

試本或作乃自立者重明直用屈狐庸音胡巢隕于

反閻音狀在良傳國直專相衛息亮裴林本又以

濯直角以上時掌裨婢支諶市林鮮有息淺謗議

布浪夫人音扶下朝夕舊如不遽其據長而丁丈

曰少詩照反曰愿音願知治直吏反及下能操七刀其

傷多一本作其傷實棟也丁弄榱崩椽也將厭本又

學製音制所庇必利反貫則古患反厭覆芳服慢易

以鼓令聞音問本亦作問斟酌之林而降戶江反而復扶

反曰棟徒戴反

○棟棟棟本又作逮直待反陸彙

增註

增註

左傳

卷一 叙文

三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春，齊侯使晏平仲來聘，公與晏平仲言曰：「昔者天子失勢，諸侯爭先，而後天下亂。今夫魯有初，而齊侯使晏平仲來聘，公與晏平仲言曰：『昔者天子失勢，諸侯爭先，而後天下亂。今夫魯有初，而齊侯使晏平仲來聘，公與晏平仲言曰：』」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一

昭公起元年盡三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昭公 名，禍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

費于乾侯，蓋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

楓直由反

劉績曰：楚雖先晉而先事趙武者，亦如宋盟尊中國，抑夷狄之強也。

莊廿五年註云：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九

三十一

之事兄弟為睦非例所與稱弟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按此註駁公羊說也衛常在陳下今在上故云

息軒曰雖昔人名去原夷狄曰大鹵疾展與之黨防之齊林注前言莒弒其公子鉅帥師納之始君後言去疾入則能入莒故從諸侯納不與弒之辭也與之例書入 阮元曰齊小白入于齊同釋文無與字云一本叔弓帥師以不義作莒展與案公羊殺得之懼不服也疆梁皆無與字 趙坦之溝封之別乎莒曰案公殺脫與字也 邾敖弒死靈履軒曰楚子實有疾王圍立改名慶襄而遇弒若彘弒宜以七年鄭子駟弒信其疾赴注瘧疾無據公以瘧疾赴而經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於會○招常逢及魏瓜百反當先悉薦反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帥師少書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二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如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起呂反莒展與出奔吳侯故不稱爵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其封疆葬邾悼公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楚公子比出奔莒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將入館舍就客鄭人惡

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

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逆婦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

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各令尹命大宰

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

氏撫有而室孫氏公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共玉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

襄七年鄭僖公遇弒書卒故杜引為此以瘧疾赴而書卒杜解

蓋以是為例也拘亦林註入鄭就館甚

賈名海屋曰入入城內也因館於外可知

入字與下文二入字子產惡其因而襲同

息軒曰去廟為祧去

祧為壇去壇為墀昏禮墀受婦於廟子

產不欲圍入城欲除地擬豐氏之廟以

令行昏禮故云請墀

聽命也

林注豐氏指女息字孔疏指楚令君

軒曰杜舉父以明女與先君對林註以

故曰豐氏公孫段為鄭君林得之君

林注是委棄鄭君之尊不主臣昏故圍

賜於草莽之中自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二

陸彛曰言寧唯此而不寧寧也寧有唯已疏云寧有唯是之是之事故

告廟云將回豐氏之家取妻而今不朱彬曰詩小豸爭其至其家是欺先君

懲而後思釋文引也韓詩懲苦也此言小杜注鄭之婚楚本國失其所恃則苦諸欲恃楚以安靖其

疾而俾之怨憾將相國家率而阻大國之命也元粹案懲懲戒之懲自通不必訓苦孔廣森曰八孫段

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廟祀

者始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為始祖故稱祀焉始祖廟所以鄭云祀超也故杜

名祀者緣遷主必藏用之陸云祀者義于始祖廟祀之言超取廟外之北城祀

也唯周人遷穆王于即廟耳疏公孫段文王廟遷昭王于武是穆公之孫子豐

王廟因以文武為二之子無遠祖廟

祀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祀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祀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侗菴曰詐晉而駕惟指先軟一事詐晉謂其強辯巧喻以先軟杜旁引衷甲不免支蔓存參

息軒曰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趙文子為政至此臣意年盡二年年三八年也而云七年

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者殷周雖改正朔襄二十五年七月始常以夏正為言此

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春正月故為七年滿八年故云七年醫年未醫和則云八和之言在七月後是年馮氏云按晉語已周八年矣故云六及諸傳文蓋晉自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於女氏之廟故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以為欺先君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

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不然故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

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祀祀遠祖廟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也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

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得志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

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也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重直用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一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復襄十八年齊侯平秦亂秦晉為成城淳于襄十八年齊侯平秦亂秦晉為成

白狄朝晉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元年

增註 校本

年非以夏正言也元以夏正紀年也粹案息軒說鑿矣按釋文非芳良及附本引正義左繡可從注妃尾反是三年之喪不亦古人所究乎其何以二十五月而止哉 龍洲曰頃壞也謂挫傷折壞俗語委頓是也

焦循曰詩周頌縣縣其麋毛傳麋也應為麋之省文說文麋耕水間也春秋傳曰是麋是豕廣雅豕大也豕之為大猶豕之為大豕之大即豕之厚厚即培也豕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為豕 正義播種於田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稱豕草豕年為韻此四句因墮其土以附苗根蓋是古諺謂之豕苗

柳篇

十九年城杞之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

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

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

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信非所害

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

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信也信賊害人也

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

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楚伯州犂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過

息軒曰難猶患也言不能為人則是患

蘭園曰觀穆子美矣君服即二執戈也君哉之言則設服亦二人陳列於前以必設君服然謂之設自防衛也兩人左則不但衣服兼九服右相離而行亦陳飾之物言之杜以為之義據王喪禮則設服即二戈二戈即國君亦有二戈在離衛則離衛上何須後附注離猶離坐更著設服二字又離離立之離兩相麗衛即二執戈則離猶也此君服兼衣服曲禮離坐離立之離儀衛而言不止執也鄭注曲禮云離兩戈也看次于州來也蓋離之為兩兩相可見也魯語夫服麗之謂義取於易兩心之文也如龜焉

明相離之意杜云離灼其中必攻於外陳也取之前陳之義緝蒲為殿無有按亦誤 侗菴曰美矣君君哉指其堂堂昂昂辭辭命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昭元年

十九年

城杞

師徒

不頓

國家

不罷

民無

謗

名矣

而終

之以

恥

午也

是懼

吾子

其不

可以

不戒

文子

曰武

受賜

矣

然宋

之盟

子木

有禍

人之心

武有

仁人

之心

是楚

所以

駕於

晉也

今武

猶是

心也

楚又

行僭

信非

所害

也武

將信

以為

本循

而行之

譬如

農夫

是穰

是藜

雖有

饑饉

必有

豐年

言耕

鋤不

以水

旱息

必獲

豐年

之收

其斲

反斲

手又

反又

如字

且吾

聞之

能信

不為

人下

吾未

能也

詩曰

不僭

不賊

鮮不

為則

信也

信賊

害也

人能

為人

則者

不為

人下

矣吾

不能

是難

楚不

為患

楚令

尹圉

請用

牲讀

舊書

加于

牲上

而已

楚恐

晉先

歃故

欲從

舊書

加于

牲上

之盟

書

之三月

甲辰

盟楚

公子

圍設

服離

衛設

君服

二人

執

自衛

離陳

也叔

孫穆

子曰

楚公

子美

矣君

哉似

君鄭

子皮

曰二

執戈

者前

矣禮

國君

行有

前蔡

子家

曰蒲

宮有

前不

亦可

乎公

子圍

在為

王殿

屋屏

蔽以

自殊

異言

既造

楚伯

州犂

曰此

行也

辭而

假之

寡君

言假

以飾

令尹

過

增註

校本



自以為王之容雖美之實貶之杜專指美服流於拘 正義服處云通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識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息軒曰緝蒲為殿屋事無所出服說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言奔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

為患故代州犂子羽或云字敬與絞婉憂之非謂子羽亦遇簡禮文例不同竊禍害也服說是 字謂字當作學以形鼎曰共是供給之共似誤引詩是學也也杜以為恭非也存不犯小人是敬也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故曰簡共事大國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

履軒曰字宜弟也字其音蓋責讓人之敬並在交接上非自非不假借之意愛敬之謂 不如子羽之譏評息軒曰持如持論之不同州犂之飾辭持子皮云二執戈者持其兩端也夾棋前矣子家云蒲宮有謂不能相害為持前不亦可乎皆執公基經持和也兩基子圍所行而論之故相圍而皆不死不云持之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五

臧琳曰漢書五行志兩無勝敗曰節音上引作三大夫兆憂莫堅反大誓解已矣能無至乎今本下見上

音洛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各無季武子伐莒取郚兵未加莒而郚服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莒齊盟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弗與梁其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涇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

臧琳曰漢書五行志兩無勝敗曰節音上引作三大夫兆憂莫堅反大誓解已矣能無至乎今本下見上  
憂字蓋矣之譌如漢釋文當丁浪反附志所引語氣文情更注如字  
兩得之存參 履軒  
曰物事也謂其言之實 息軒曰禮記緇衣言有物鄭注云物謂事驗是也  
履軒曰取者易也然未有論兵之加未加者注似泥且杜何以知其兵之未加也 趙汭曰不書季孫伐莒者莒人告於會叔孫豹幾被戮晉趙孟固請於楚 林注為之請請免而後免故為內諱之 其罪也藩魯語衛義與倍十六年滅項 大學發身藩之轉不言師同杜說非 晉語若魯有罪受孫恤曰梁其涇魯伯盟者逃魯必不免禽于梁其之後 若為諸侯戮魯誅息軒曰言已出會衛 凡矣必不加師社稷猶人家有牆以

掩蔽穢惡也今令牆林注有隙可窺有隙壞誰之咎也言其壞可踰是不能蔽在季孫也然已出會惡何貴乎牆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非不使也上孫壞吾事顯國惡於卿守國居多耳外則吾咎又甚於季裂裳帛作帶與之孫故不可賂也 蘭按也賂林註作好園曰言吾將以衛社稷傳氏云裂裳杜稷而反遺惡於國是其再請也褊狹小吾所為又甚於牆之比典廿三年叔隙壞不能蔽惡也字孫姑與兩冠曰盡當昭上文禍字看林矣同  
注云衛國而露其惡恐魯受師是不忘正與上文蔽惡對看國也  
則又字不解得 元粹案增島說大是安并解惡字與林注同未免為誤細看自明 陸祭曰褊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後范鞅請冠而叔孫姑與之兩冠偽若不解其音者與此同注非也傳遜曰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必裂裳者且以

有牆以蔽惡也喻亡為國備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之怨季孫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然鮒也賂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杜其再請耳。龍洲曰：褊狹小也。言我帶狹小，不堪贈之，故裂裳以與之。蓋以帶為辭，偽若不解其事之勞，身猶穢之意者，唯示不相逆耳。汚物也。蓋汚辱之杜注為漏盡，恐非存事，喻不堪也。

參 陸祭曰：汚穢辱之事。焦循曰：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勞義同。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失之存參。息軒曰：其能矣。能者皆能是二者之能，謂能不辟汚，逃難者，杜以能為賢能之能，失之。蘭園曰：或駭杜云：其唯從之謂不復能處，不避汚，出不逃。

難也。愚初是此說，後劉用熙云：表旗猶復考之，是非承上文表識，蓋別封界者。言下文曰：子會而赦，竹書紀年：夏帝啓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十一年，放王子于其誰不欣為，蓋欣者，武觀于西河十五之多，所以得眾附從。年武觀以西河叛也，此特用起下耳。彭伯壽師師征西

息軒曰：樹之官，謂置河武觀來，焯註武封人而守之。陸祭觀即五觀也。楚語曰：閔二年，佩衷之啓有五觀，又見于旗也。注旗表也。表旗，墨子竹書紀年：外一義爾。且此方論彊王元年，邠人姚人場之事，何遽及賈賤？叛河，宣中二年，彭乎，劉用熙謂表旗猶伯克邠，五年，姚人表識，蓋以別封界者。入于班方，彭伯章也。履軒曰：饗餐，不伯伐班方，姚人來與三苗同。杜於文十賈邠，或作姪，姓死八年，解四凶以渾敦作姪，音鄙，一音可窮，奇檣，杭為驪兜，其否之否，附注徐奄，工蘇也。而饗餐獨不蓋助武庚為亂者，以為三苗，蓋有所不逸。周書稱：三叔及通也。此乃以饗餐為殷東徐奄熊盈，以三苗何也。惠棟曰：畔是也。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為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邠，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蘭園曰：注饗過

增 註

校本

敬命矣。謂不致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羣吏處，不辟汚事。勞出不逃難。不苛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又賞其賢。叔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引其封疆，正封界

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國，舉之表旗，表責賤而著

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殘暴夏有觀扈，觀

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鄆縣，書序曰：商有姚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觀音館周有徐奄，二國

邠，二國商諸侯邠今下邠縣周有徐奄，皆嬴

姓，書序曰：成王伐淮，皆嬴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

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恤

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又焉用之？焉

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

能辯焉？辯治吳漢有饗楚之執事，豈其願盟

吳在東，漢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饗過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左傳

卷二

七

也其意謂吳楚有過於楚楚之執事宜顧煩勞衆討魯也

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乎似與上下文意不協宋公與魯間隙也吳在楚東橫在楚南設言二國若有間繫楚執事豈復顧弭兵之盟而不乘機以取其地乎優字杜

鳳山曰九疑尤之誤字形相似而誤也存補正大明之首章曰天位殷道

參大明之首章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按廿七年傳鄭氏費氏自以為王

履軒曰彊不義也猶言不義之彊也下引詩亦以赫赫宗周為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尤苦浪反又音剛去煩省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

稱首章以自光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大○因起呂反

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

是彊而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調

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

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

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

彊取取不義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道

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夏四月趙孟

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

皮成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

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

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

不義之彊也不當判

彊與不義為兩項存

參同菴曰注懦弱也又

四年傳晉君少安不在

在諸侯注安於少小

不在遠圖索少懦弱

弱也小安安佚也不令

欲極言其短故且曰

之以少猶云今子少

不賜杜此解未可知

四年則全失之陸氏

幽王與褒姒其行不義

晉上添今字看少

猶微也周室少卑

以不義為道而淫

惰外傳亦有若少安

義曰少安猶言苟安

息軒曰道為道也

以彊取不義為道以

縱淫虐也承上省文

鳳山曰禮終二字

增注

校本

左專

卷二

八

疑因下文禮終而行雖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猶當存參

惠棟曰鄭玄曰一獻三獻今欲一獻謙也士飲酒之禮

考文註知欲一獻下足利本有之禮

惠棟曰禮記正義曰下足利本有之禮卿大夫俱三獻故昭二字

六年傳云得既不過上公九獻侯伯七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息軒曰賦鵲巢喻諸公有體薦享卿用侯各有其國而趙孟復法

能安之耳如杜注嫌於置侯為庸君而趙孟專其權恐非

履軒曰稽尚同謂儉節也即訓為愛亦是

愛惜之愛非親愛之劉用熙曰實疑適愛息軒曰小減曰字之誤稽尚通玉

省稽與尚通查愛惜篇尚愛也

也言愛惜用之而不竭其力也趙孟不

敢當鵲巢而穆叔又賦此可見其賦鵲巢取趙孟能安諸侯不在其治晉國也

蘭園曰子皮賦野有死麕王意在無使也吠一句故趙釋文棟直計及附

孟特受此一句如杜注大計及已見傳注重却在舒而脫脫廿四年

兮句且趙孟待諸侯趙子常曰龍喻楚素有禮不應喻非禮諸侯惡楚圍欲趙

無相如陵趙方云龍孟安徐馴擾之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

徐馴其之觀下文答賦之語可見此說洵是因考趙孟賦常棟實取欲兄弟之

國相親然主意蓋在第四章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之國義當同心禦

外侮苟然圍雖縱彊虐未足為患也故云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其意

增註 校本

皮遂成穆叔且告之賦以趙孟穆叔曰趙孟

欲一獻以獻酬知欲一獻而子其從之子皮

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

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

之制大國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私於子產

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

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

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趙

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

侯享其信不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稽而用之

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

從命稽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所景反又所幸反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

我悅兮無使危也吠脫脫安徐悅佩巾義取

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

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脫吐

外反悅趙孟賦常棟常棟詩小雅取其凡今

始銳反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之國皮之詩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受

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使劉

左傳 卷二十

可見 侗菴曰吾不復此矣或解為極言盛會之樂或解為豫知死期之將至二說皆通參考上文穆叔下文劉定公秦后子之言後說為長左氏以其前知死在近故記之也 履軒曰水內為汭即是水曲之內地非謂曲流為汭息軒曰水內曰汭河維禮衣端正無殺曰合流之上地在兩水端文德之衣尚衰之內故名維汭 案長故曰委一說端釋文無弁冕之冕惠玄端委委貌 疏棟從之存參 臧琳續亦功也重其言曰釋文作亦遠績功耳按釋詁績繼也據此禹為行文遠績吾儕我徒也按此功與大庇民相對爾猶云吾儕小人也雅釋詁績功也又績疏吾等於彼苟且成也此績字當訓成飲食之人非矣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非是遠績功猶云成遠功也故下趙孟辭曰焉能恤遠言不能成遠功也因上文歎禹功此句雖不云禹明是使纂禹功故杜云

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維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維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勤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七曰耄耄亂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

勸趙孟使纂禹功正隸神人謂忽祀稟文如有禹字杜可無民也故下云神怒庸注矣 阮元曰北民叛宋刻釋文績作績息民神皆不見從軒曰杜注纂字解傳續字北宋釋文是也曾大李孫家臣存參 惠棟曰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維關後河勢愈甚劉子以治河事委趙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郊晉未聞焉鄭大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是也 正義儕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 陸祭曰吾儕趙孟自謂猶甲叔云吾儕小人也言吾等無遠慮苟且飲食而已孔氏緣下文有儕於隸人之語遂為此解非也 履軒曰耄老悖也與八十曰耄伐苜求利不得惡者異科此不當相引日中不出釋義一蘭園曰趙孟不恤且於是謂季孫此民為神之主則是喻季孫貪於取色棄神人也彼自棄神宜受慢也

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棄神人矣民為神主而無恤民之心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在起本叔孫歸歸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日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甚使己幾被戮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日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中不出是忍其內於是庸何傷費而欲贏而惡言譬如下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語惡言譬如下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語昭乎言譬如下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語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九

人故神怒民叛語相承應杜云神人皆去是為神人所棄也不合語意王震曰貪利者不得避黜以諭季氏貪於得色宜受慢不辭息軒曰楹所謂兩楹乃堂上之大柱在兩階之間與凡柱殊故以喻季孫也不言升而言出則時叔孫在室將出戶至堂馮云矣字又字爰故得指楹也

惠棟曰廣韻曰鄭公鄭國之政令不正子有食米於徐吾之所以致此

鄉後以為氏據此則子南子哲爭同姓以為室也蘭園曰太宰純云左手執弓為左射右手執弓為右射魏仕城王彰善左右射見王子年拾遺記蓋左射可善右射難能子南為此者逞技以示其所長也今詳傳文附注子南先聘故未必見其左右手射女曰夫也亦通如仕城王彰且子南天如夫道當剛強將示其勇耳未必見也婦如婦節當柔其逞技夸長魏志董弱也林註靈子載

卓傳卓有才武奮力甲以見子南按釋少比左右馳射唐書文彙或作表是矣張士貴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亦按好去聲好見與言或左射或右射耳異志對又曰子南亦勇故孫云不云曲鈞却云子南夫也言直為云直鈞自是周未丈夫也六年傳左師文語

謂華亥曰女夫也又為真丈夫也陸云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夫夫云云其指可識矣愚者謂不然下文丈夫云云言婦當柔弱夫當剛強而真丈夫所謂順也若夫柔婦剛則為不順也順非六順之順也則夫也義益可見矣息軒曰囊猶衷也履軒曰衡道窮而左右折者如丁字

有君在上息軒曰理之為紀制晉鄭謂下大夫為度法令所以理國故廢大夫見七年又謂之紀按吳語亦有廢大夫

增註

校本

驕反又卓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有楹柱也以諭魯起呂反鄭徐吾犯之妹美大夫鄭公孫楚聘之

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

思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哲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哲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也夫夫婦

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哲怒既而囊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

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子哲傷而歸告大夫

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

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

直也子南用戈子產力未能討乃

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

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

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左傳

卷三

十一

惠棟曰將行子南鄭夫忌敬忌之忌下  
康成詩箋云行亦放文吏伏曰非羈何  
也下文子將行之同忌亦同  
林注我不忍遂殺

正義上蔡字說文作汝也楚在國兵端  
蔡云蔡散之也从米不已遠行正是曲  
殺聲然則蔡字殺下全玩一勉字可見  
米也蔡為放散之義按利則行之與將  
故訓為放也隸書改行之行異或解遂  
作已失本體蔡字不遺非也  
復可識寫者全類蔡說文蔡散之也從  
字至有重為一蔡字米殺聲殺下米也  
重點讀之者 倅願蔡為放散之義類  
煇曰後漢書樊儵傳蔡字者後世寫者  
李賢注引傳曰周公失水體也夫指周  
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公陸云發聲選算  
預注曰蔡放也字尚通音詳下文  
不誤 息軒曰子產比其舟而渡曰造  
獨罪游楚本出於權造至也船相至而  
恐大叔或不服故咨詰也王人初獻於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兵其  
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  
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  
又才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  
浪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  
蔡蔡上素葛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秦  
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  
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  
息轉反又素短突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  
晉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  
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  
乘乘之儀始禮自齊其歸取酬幣故續送其八酬酒幣  
終事八友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友千里用  
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  
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

之耳 魏禧曰選猶賓賚醉主人主人  
揀擇也惡人者多揀受賚之酢禮飲訖  
擇其過而罪之母為又飲乃酌以酬賚  
此言景之為君可知是為一獻於酬賚  
矣 息軒曰寵之者之時始有幣以勸  
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欲故以為酬酒幣  
母言而釋之曰罪秦也八友八次往反  
伯明罪不相容非失也謂重反覆其故  
教也杜以為鄭莊於處也初獻之幣自  
餽之類故云失教失隨餘則以次續至  
之 王念孫曰造之至則車反此至享  
言曹也相比次之名終八車皆反故處  
也故薛綜注東京賦非反至雍也每獻  
曰造舟以舟相比次漸送以示已之豪  
為橋也 履軒曰傳富也或曰既已出  
文不言所舍車數不奔猶歸秦取幣而  
必論焉可也夫雍絳景公不之禁又車  
相去千里亦其概也 不自隨而使還豈  
乃截然以八百乘充鍼亦以好出而室  
之何也凡是一節注家仍在秦耶按鍼

增註

校本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  
車多故



之牽合尤甚，酬幣之出，其母勸之也。舉其重而言耳，所取非見逐故傳曰適，恐不止酬幣也。且其言蓋託事晉侯，取往反偶八反傳因記車於秦，因留不歸之用，見后子之家，修林註，何為遽至於耳，杜泥八反句遂撰亡先君之澤在民，出九獻之儀，其未合故一世無道未艾，又作自齊其一之說，絕也，國於天地謂以濟之，可謂勞攘矣，立國於大地間也，及一車八乘，二百乘齊語，牛馬選具，注自隨，其有何據哉，况選數也，公孫賀傳傳文所謂千乘亦舉贊引斗臂之人，何大數也已，何苦布筭，足選與算通音，費力作是梗說，后言少有不不至于五子所設，蓋如馳騁雖年者，襄廿七年傳每驛一車，其理同也，云不及五稔，蓋言但多端緒多所載，則有此言也，按又見車數須多，晉語，驛每駟舍若干車，自日景朝夕尚移，不終出命，甲駟車傳能相及，人命流去

至乙駟乙駟傳至丙，相似既無常定，誰駟駟相傳至子雍，能待五，按玩惕，即載物還亦駟駟相傳，前所謂備也不相，至于絳，往還若斯者，及者猶言朝不保八回是為八反車多，其耳，誰待五年過則一車一反車寡則而驗子之言，越語一車數反也，如注所，五穀陸執，即此和云是八項並一來也，熱韋云，鮮不至五非八反，傳遜曰，有年而亡，既惕，晉語國者其先世必有大作，既日，激歲，注，既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偷欲遲也，遲或作孫亨有土地，得血食，急公，至傳不及時數百年，與天地並立，而日惕，注，惕急未易傾也，息軒曰，言也，或云，激古渴字，天神地祇，保祐之，與附注，景於頌，反，即之共立，故未遽亡也，影字也，葛洪加多，案，大乎，舊本作天，惕去例反，乎非也，阮元云，石經作大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大率，案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大折也，蘭

增註 校本

出奔，○見女叔齊以告公，馬叔齊，司且曰，秦公賢，遍反，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當歸，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助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孟視助也，鮮不五稔，五年多則不廣，趙孟視

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日景也，趙孟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意衰，以日景自○陰於金反，景如字，又於領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曰，翫，惕，皆獨苦，其與幾何，言不能久，○鄭為游楚亂，蓋反，其與幾何，如字，又音預，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年子產數，子哲罪，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強其丈反，與音預，子產弗誌，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

增註 校本

園曰鮮不五稔言必崇尚也  
 當歷五稔也故趙孟車戰是啓于此  
 曰誰能行五蓋國無馮氏云以二伍當  
 道應速亡而只年殺一車又困霍于阨  
 和熟是猶有天佐助皆有克道本註似  
 也故必保五稔也注欠明按此說得之  
 鮮字失解 息軒曰依杜註則本文或  
 趙孟視陸者感日暑有誤林註道阨難  
 易移下文阮咸而渴于用衆制此五陣  
 自是也朝夕不相及不相聯屬易子進  
 者言人生脆弱朝離退也  
 康寧或不及夕而死服虔引司馬法云  
 夕雖康寧或不及朝五十乘為兩百廿  
 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乘為伍八十一乘  
 久也 侗菴曰詭歲為傳廿九乘為參  
 惕日貧戀歲月苟取廿五乘為偏按此  
 娛適不復以經世為 雖臨時處置之名  
 意也陸以詭為習厥亦取舊名也傳即  
 惕為憇息之義以駁此專也拒方陣名  
 杜然了不交其與幾何或云倒句法言

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崇卒也崇聚將戰魏  
 卻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  
 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為當一困諸阨又克車  
 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  
 陳未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  
 伍分為三伍苟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  
 徇魏舒輒斬之苟吳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  
 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  
 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

其能經幾時之久歟或云其與只是語  
 辭猶其諸後說長十七年傳其與不然  
 乎同其與語氣猶况乎誰與同也之類  
 陸祭曰崇之為言尊也謂崇尚步卒  
 沈彤曰共如字讀謂彼以什徒共當  
 一車必克因此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  
 而言以明欲去車為卒之故解誤案雖  
 釋可參看 陸祭曰請皆卒自我始為  
 句猶曰此法自我作一說常儀靡人名  
 古耳非謂先自毀其常儀恒娥同古義  
 車也胡氏謂後世車和氏占曰常儀氏  
 戰法亡定於此 占月見宮覽山海  
 履軒曰毀車全軍皆經等本官名也靡  
 然注謬以泥上文我蓋其後也此說與  
 字也 息軒曰五乘杜異存之  
 為三伍以甲士言其烈文篇  
 步卒亦當相與為伍競疆也無疆字維  
 以屬甲士五乘三百得賢人也  
 七十五人分為三伍 按此叔向就十產  
 則每伍百二十五人館而問之也

之大敗之傳言苟吳莒展與立而奪其公子  
 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  
 納去疾昔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  
 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與奔吳  
 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  
 於是莒務婁魯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  
 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厖常儀靡莒二  
 音茂一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其  
 音謀 棄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  
 人則國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家疆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雖臺駘之後晉滅之亦已久遠故也

祭祈禱之小祭也

橫聚也日月山川

林注日之所為夕而之神其祭非有常念之故以脩飾辨令處故聚草木為祭梁萬方曰節節之處也

也朝聽晝訪夕修所以宜之夜安所以節之宜而不節則過勞過勞則氣散節而不宜則過逸過逸則氣積故下文曰壹則生疾正義解節為時節而以四時皆屬宜非是蘭園曰正義以節為時節固非梁以為節之洵然特屬之夜安則亦誤蓋朝聽晝訪夕修夜安不違此四時所以節宜其氣附注節為之節適也息軒曰氣散則也宜通也

不收非所以安身也秋氣集也底氣止宜與壅閉秋底對陸也露露骨也按勿祭訓通是也注非使二字管下十九

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

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祭祭為營櫛用幣以祈福

詳○祭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

焉言實沈臺駘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聽國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宜其氣宜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壅

王念孫曰露猶疲也字舊體字絕句非也故杜云體羸露也或云茲字連上也正義有謬解不可文作斯字解按壹從蘭園曰今無以之下又添壹之二

下當九字作一句言字觀同姓下又添今晉君無乃惑於女及同姓則四字觀色而壹四時而生疾同姓是親之近者矣子則字當作而字其愛之美必深是有

同姓之相與先自侗菴曰平公好內宮美矣若使又為夫中嬪御異姓過多又婦則相愛之美尤加以四姬周人深惡極極則美先及矣

娶同姓子產以為二此以禮為防推致失不可驟革獨去四此意耳是以周禮姬猶可也非以此為立論前代未必然

盡善子產欲盡去同也按襄廿六年衛姓而謂之有省者蓋歸衛姬于晉蓋四同姓雖主異姓尚眾姬之一也以異姓

據異姓多人而言則之女省減同姓女盡去同姓可謂之省之寵則可矣按未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十一

於勇反○子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

也爽明也百今無乃壹之同四則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

于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又鳥路反男女辨姓禮之太司也辨別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

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四姬有省猶可無

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

○省所景反又所幸反

左傳

非謂四姬存其一二聞指實驗而言皆

或接御省減則無害然指女禍而言

杜意如此疏解為以異姓之寵滅自同

姓之愛劉炫為稀接御同姓皆拘一省

字全失傳旨履軒按與語助也一說

曰難言盡出四姬故與助也言助之者

曰省耳非據異姓為少也

言存參

息軒曰賄贈賄也

說故以樂禮之也

善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

送之叔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

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晉侯聞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

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

女室疾如蠱疾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

失志喪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速本末

五聲有遲有速有本末平和之性按以

有末而皆由中聲作降以次而下也傳

升降而已要為不失氏曰五聲以黃鍾

節也若夫或失之太為宮然還相為宮

高或失之太下遲速則其餘十一律皆

逾宜本末紊序出五可幾宮必為君

聲升降之外則非復而不可下于臣商

正聲而不容彈也降必為臣而不可上

猶殺言由中聲而上于君用民徵事羽

殺下殺即升降之意物皆以次降殺其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

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於是

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

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物亦如之言百事皆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捨則生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為心

儀使動謂陰陽風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降生五味謂金

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發為五色辛色白

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酸色青徵為五聲白聲商青

羽赤聲徵黃聲宮徵淫過也滋味淫生六疾聲色所以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七

色之徵五色為五味六氣共行無時止之發无外理二十五息但氣有温暑凉半傳氣為五味當參寒分為四時蓋水有六疾即六氣之火金木土四時土淫而生者下文明甚則分主四時每行杜何故以滋味聲色七十二月於每季作解蓋以降發徵淫之末各十八日土為相遞送之語故致之所主也四之亦此謬耳殊不知與下得七十二日凡三分序過同一文法矣百六十日陰陽風惠棟曰賈逵以末兩當受之有節晦疾為首疾謂風眩也明當用之有限無逸周書曰元首曰末節無限必為當害易卦初為本上為末晦夜也節房室明故上為首為白杜據晝也節思慮或云素問以四支為四末女陰也陰中有陽故謂末疾為四支然其物屬火故為陽不及賈注之當存參美色發見生內熱履軒曰凡寢寢過或云榮謂受君寵節之類皆以晝為夜祿以榮身也大節

人然過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為渴風淫末疾未四支也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寢寢明淫心疾多心勞生疾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陽物家道常在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夜甚多也是為晦淫大事也一說榮猶凡張燈燭置酒高會享釋文思慮息利夜獵夜漁皆以夜為反附注思如字晝晝甚多也是為明不能禦即無故也淫非思慮煩多之謂志性恍惚不自知顧炎武曰女陰也者其疾名蠱以毒陰中有陽其物屬火藥藥人令人不自故為陽息軒曰春知者今律謂之蠱陽之氣使人歡欣舒毒晉語蠱之隱穀暢女亦如之又男子之飛實生之物莫親女慾火熾動此皆伏於蠱莫嘉於穀女為陽物之證一元穀與蠱伏而章明粹案以上諸說比之者也故食穀者晝杜注較長然未免踈選勇德以象穀明唯焦循補疏為最詳宵靜女德以伏蠱說長不得錄故載之隱今君豈之是不篇末餘曰讀者宜參饗穀而食蠱也是看又案節時二字不昭穀明而血蟲應上四時五節句不也夫父蟲血為蠱節不時者即所謂過也其及節不亦宜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五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文血蟲為蠱文字也血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命景反又讀若猛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邾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犂也犂縣屬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昭

乎履軒曰皿以盛食物皿中有蟲是食物腐敗化為蟲也亦與穀飛一類矣非器受蟲害 惠棟曰釋器云康謂之蠹郭璞曰米皮蠹之揚之康批在前故云殺之飛外傳云蠹之隱殺之飛實生之 息軒曰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為贈賄失之

又曰下文有十二月註文皆言十一月又有甲辰朔已酉在此十一月是已酉甲辰前五十六日十字誤也若以十一月不得有己酉杜月為誤改十二月云經傳皆言十一月則十二月六日己酉其意謂月不誤乃日酉子于奔晉七日誤耳月誤當作日誤庚戌趙孟卒何得據正義所載劉炫之二人相見哉故知言劉所見本既誤作十一月非誤己酉為誤矣 伍舉時奉使在鄭

陽邲縣屬襄城縣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 隼尺州反 隼音歷又音鏢邲音夾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弒謂將

除二子也 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

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

問王疾縊而弒之 縊絞也孫卿日以冠縶絞

月誤也 ○ 縊一政反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皆邲右尹子干出奔晉 子干王 宮廐尹子皙

出奔鄭 因築城 殺大宰伯州犁于邲葬王于

邲謂之邲教 邲教楚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

後之辭焉 問赴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更赴 辭使從禮此告

○ 因音恭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 叔向使與秦

公子同食 食祿同 ○ 皆百人之餼 百人一卒

餼音堅 ○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謂秦鍼富強秩

叔向曰底祿以德 底致也 ○ 德鈞以年年

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

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詩大

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于齒 以年

高下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侗菴曰言稱寡大夫楚後之辭于圍以圍不如稱莖之子圍令尹代立故稱寡為勝謂其稱呼頃正大夫

非云圍年最長 百人為卒周禮司

息軒曰謂之餼則必馬序官文也祿足是原俸下文言底祿百人謂與之田取

者祿可以包俸也孔稅以供食是為百云與之田非也案孔人餼也莖語叔向

說在下欄 曰大國之卿祿一

案底舊本作底非今旅之田上大夫一從石經宋本明翻岳卒之田以尊以官

本注同 為之尊卑也悉民

傳遜曰杜云以年齒為傳云齒猶齊列為高下而坐惠謂此一說公季之食以

蓋論班餼耳何及其國不以年然晉難年之高下乎言齒猶先楚後秦故使齒齊列也使至其坐時使齒于子自然在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曰傳說是也下文云子于是各當須敬臣與羈齒意可見矣之我是主人不敢與同附注非羈之

正義忌敬也言非是忌當誰忌也祭曰此言非羈之忌當誰忌也正義非

字鼎曰熊蓋楚王之熊蓋楚王之氏自氏楚不用周禮故不能釋來歷世稱之氏國耳存參然難考

及趙孟適南陽並在或云十二月屬趙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五蓋言晉既祭故二月者欲見祭後即趙孟以十二月往行先公後私十二月祭其家廟也一之文為下甲辰起本說十二月當在晉舉月遙屬下明晉祭既祭下寫誤也猶在朔前十二月非附注會下疑脫祭誤也惠棟曰史記字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羈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于後來奔以為羈

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謙以自別

王即位靈王公遠啓彊為大宰子圍也

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即位易名熊虔○鄭音皮彊其良反

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備楚王汰侈會備

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說音悅一始悅反

月晉既祭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子祭也冬

甲辰朔祭也于温祭也

趙世家云趙夙生其共生子寧生哀古

今人表云趙孟夙子生哀世本云公明

生共孟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哀史記

分共孟為兩人傳寫之誤孟字餘謂共

孟及哀息軒曰劉說是也當用仲

月而晉祭在十一月之末餘曰僅祭趙

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祭二句

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

趙氏稱子產者數人蓋其號也子餘是趙

表之字傳不應並舉號字哀亦未嘗稱

孟故惠分孟與子餘為兩人會合也合

祭孟與子餘故曰會惠說是也齊召南曰叔弓注已見襄三十年經依

例不當重注此疑後黑本上大夫強與

趙氏祭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祭趙孟乃祭

其家廟則晉祭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

月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鄭伯如晉弔及

雍乃復用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黨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盟子產不討遂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位公即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二十



生也莊叔以周易筮稱易象此二書韓之明魯有周易也象子舊應經見而至謂六官所布於邦國魯乃觀其整備歎者若治象教象之類之也

蓋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哀三年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忘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史五十九謂之禮經蓋易者古人筮人所以辨吉按四臣四輔本是凶象者六官所繫於一事舊說四臣為象魏是皆周之禮也大顛闕天散宜生魯春秋遵五十九為南宮适四輔為先之亦周禮所存故曰後奔走疏附禦侮周禮盡在魯也此周恐非禮非書名又曰易陸云以兄弟之義及辭多周公作六官此下語意不入當之象魯春秋所據之有逸文禮經皆周公所定故曰周公之德以三者服引夏諺一游一須諸邦國使玩辭占譽曰譽游也或云

封以趨吉避凶修治詩燕譽亦是也按教等法以治其國守今孟子譽作豫服五十九以記事昭勸說似迂戒是周公之所以臨天下者也案惠棟從服虔訓譽為游譽說可厭增島反從之者何也安井乃辯其非大是息前年保世之王謂軒曰封大也保家業保世祿此保家謂

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以王于況反詭音悅公享之季武子賦絳之卒章絳詩大雅

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絳絳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

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季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

以兄弟之義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既享宴于季氏有既享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與之嘉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遂賦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

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為平公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

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

夫子君子也夫子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為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

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於六反宜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三

蘭園曰諸侯女出嫁送女致少姜送與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致為二事是一人謂之致女今無字送兼二使也致例見女而謂之致者蓋送桓三年成九年一而致之晉也與致女說此致猶致成之之致言同實異正致謂達諸彼也與義服慶云所以寵異致夫人之致異不與齊衆女子等言釋文少詩照反疏齊國如此好女其少少蓋其字也服云侗菴曰少齊以其少如字如此好女為齊女故以國為號甚少也別無他義杜得之服送從逆班桓三年說過巧反失如所云傳例可並觀但公則必改作齊少而後于嫁于敵國姊妹通作少齊則倒矣且嫁於小國下卿送果然少姜亦將謂姜之是降逆者一等中之所少邪息軒公子嫁於小國上曰諸侯親迎而姊妹大夫送之是降逆則上卿送之公子則者二等按禮制不下卿送之雖嫁天子可改者也今長大

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執諸中都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也陳無宇止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止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辭曰寡君使引來繼卿勞之勞力報反辭曰寡君使引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故邑弘

若不親送之是逆者國故猶改之傳氏之班常早於逆者禮云此蓋言畏大國也今齊使送者從逆為恭又以為罪而者之班無他畏大國討之使又有所更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易則使人懷忿積止於此猶有所改易憾而亂作矣按傳使上卿送之失禮已此說是以二字難甚亂所以作故齊不通文元年傳好敬也又曰弘大也事鄰國以衛社稷言為幸大矣顧炎忠信卑讓之道也武曰注敢不敢當移忠德之正也信德在敢辱郊使之下

基也民勞篇

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初良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

謝肇制曰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傳驛傳車驛馬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多車乎懼不及故乘遽而往其為驛馬無疑矣息軒曰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分而威刑不立為害多端故懼不及也

傳驛傳車驛馬

助天為虐又見越語

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傳中戀反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哲之子褚師市官○褚張呂反子產曰印也

陸彙曰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

已類當讀至使字句附注國則不共當絕蓋曰齊國則不共讀至使字句絕疏矣而執其使則晉君曰齊國則不之刑已類言罪不在其矣而執其使則使人也杜誤斷其句晉君之刑已類言息軒曰以已通已罪不在使人也甚也平公庸王故層以已通接二不共層開喻杜不喻其意一屬齊一屬晉恐既以上不共為齊國非陸為勝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三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可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侯故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叔向言陳無宇於晉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甲而執其使君刑已類何以爲盟主不

不

遂以此不共為晉國耳陸說得之

惠棟曰北燕伯款出奔齊此與衛侯衍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昭三年

成公卒子悼八歲立

左傳

卷二十

五

平○國且少姜有辭謂請無辭冬十月陳無宇

歸晉侯十一月鄭印段如晉用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親二十五

○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承

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甫于北燕

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

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子大叔曰

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

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君薨

大夫用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

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

命有今廢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

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

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襲之制而

所具反又所主唯懼獲戾豈敢憚煥少齊有

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又將來賀

息軒曰將且也林雲銘曰務事務也

正義據十二年傳計諸侯於天子朝

聘會盟之數當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

再會一盟今以霸王不可自同天子又

舊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馬李

驥曰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

見不煩似不必分貼反遺弔葬本旨

林雲銘曰言行禮任事但求其無闕略

足矣命令無有加也此總上言注非

馮李驥曰位當指士疏今廢寵賤妾之

與大夫而言言不敢喪不敢計擇其位

拘士弔大夫送葬之卑賤而今禮數即

禮而禮數等於適夫同於守適夫人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

五

位也故梁丙謂之甚字氏云是自鄭言元粹案少齊舊本之不然敢字不通  
 作少姜今從石經宋使大夫弔姜是鄭本淳熙本阮元云顧畏晉不敢擇位也  
 炎武以石經為誤陳故梁丙謂之甚按樹華云晉侯寵異少此說似是然非杜  
 姜謂之少齊大叔從意又按秋義少姜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孽寵鄭不敢計其  
 得以為誤或少齊一位卑而弔華之禮本作少姜故傳本有數比于適夫人此  
 異今定作齊字元案亦同字心昏中且陳說是也 蘭園曰中見于月令  
 張趨之言至求煩不按各本於晉下有獲子大叔曰晉文襄曰寡君使嬰五字  
 之霸也務不煩諸侯唯穆本無之將承因言今之煩諸侯而也句解訓欲非也  
 又曰豈敢憚煩故張焜耀明照也言得趨答以晉之強極也備妃嬪之列照明  
 因曰將失諸侯諸侯已之意望也  
 求煩不獲煩字問答適適夫人所生

不唯此行也張趨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  
 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星火中寒暑  
 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  
 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復言將不能二復煩諸侯  
 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趨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  
 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晏嬰  
 請繼室於晉復以如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  
 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得自來○質之二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反又如字難乃且反

相應顧云張趨之言止能無退乎非潘采曰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顧炎武曰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 潘采曰言在君子之後是萬賤於衰也 林雲銘曰言在君子之後以待人言而後知也 息軒曰同盟書名傳既再發之而此又言之者下有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之文嫌於此亦書名罪之故言同盟以明非罪之耳 又曰縡蓋周末婦官名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又見哀元年遺姑姊妹謂先君女兄弟其齒與己為姊為妹者先君之女以適總之妾媵所生亦在其中矣而如也言若如人者猶言若是如是人耳 陸祭曰董督也振猶舉也息軒曰董陸訓督是也振擇連讀振收也中庸振河

以備內宮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照臨敝邑鎮撫其胡本反又音昆微古堯反  
 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  
 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綬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

增註 校木

左傳

卷二十

三

海不洩，上文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人督察而收擇之，以舉，皆也。謂舉朝群備嬪嬙寡人之所望，臣也。附注舉當作也。先儒董振連讀，與魯語，豈惟寡為齊自擇之非？又君與二三臣實受曰：為妻齊衰杖期，貴君賜同，吾弗知賤同之，杜云：葬訖乃初不欲言也。釋服乃其所叙短喪，皆登一舊豆四升之說耳。王念孫曰：今加一而五升，舊舉當讀為與，舉與古區一斗六升，今加字通，言不唯寡君與舊豆一為二斗，舊群臣受賜而已，先君釜六斗四升，今加之靈亦寵嘉之，魯語舊區二為八斗也。可參看。息軒曰：籠，林氏依紉文，舊本光耀也，言自以為有，改作五升為豆四光耀而壽尚之。侗曰：為區四區為釜，菴曰：吾弗知，謙若不傳云，此謂三量皆敢知其實明知之也，自十分而加之一尚書，我不敢知，曰有每量積之，至鍾加

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升，四釜為鍾，鍾六斗釜十則鍾，六斛陳斗四升，登成也。○量音亮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六斗四升也。如杜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解比舊量多一斛，惟不撤厥德，乃早墜六斗，太遠事情，韓厥命論語未知焉得，非市木之價不加仁等語，可以為證。貴於山澤之魚鹽，履軒曰：登如字，謂漸不加貴於海，附注上而至於金不可訓，燠休依注讀為，成下登亦如字，自通。响王云：溫煦安息，不必訓加。元粹案之意，當從本字讀。注五豆五區之五本，服虔云：小兒痛作四非也。孔廣森以父母以口就之，曰登一為五升之豆，又燠休代其痛也。按五五而加安井亦同。鄭語燠愛亦與此，亦非唯增島主柱注。同又作育咻。可從，詳見筆記。秦說相助也，神之在否與之同，故不復贅。不可測度而晏子履軒曰：三老不必皆為此言者，以陳氏八十以上當以六十必興，姜姓必滅，亦以上為下老，七十以上已審見其事故，言上為中老，八十以上先神歸之。

以公量收之，收，負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言養遇，則多。○踊音勇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也。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及，憊虛喻反。燠於喻反。一於六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又許留反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皆舜後，陳氏之先。○戲許宜反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

增注

校不

左傳

卷三

昭

為上老存參，息軒曰休咻通咻也。燠咻氣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案此與附注所引王若虛說同。詳下欄。正義定本相作祖，息軒曰相助也。胡公大姬陳侯之祖，故云四公相之在齊。若作祖義不通。沈彤反以定本為是，失之。元粹案服虔讀相如字，訓為隨，亦非。息軒曰以無人無長例之，不駕謂駑駘不可駕耳。存參，履軒曰續續簡伯，慶慶鄭無軍行，謂不帶三軍。伯伯宗亦見於外帥佐職銜，倍三十三。傳倍讀音翰之翰。年晉襄公以再命賞言以音樂樂身，理晉臣以一命命卻缺，藏憂愁於樂中，猶為卿亦未有軍行可。古詩云埋憂地下，徵無人無長亦謂職也。服虔云讒所明司廢闕也，非非其人。堂位所云宗鼎一之讀存參，息軒曰云讒地名，禹鑄九公乘公戎車也，無人鼎於其讒，按韓非御右非其人列行也。子齊伐魯，索諺是齊召南曰乘卻等曰覽齊攻魯，求岑

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因音秦。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殣音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族也。阜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悞憂。悞，藏悞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且不顯，後世

皆氏族非姓也。注謂鼎是一事，方密之八姓，稍未檢原氏即云讒與饒通，或作先氏也。續與狐同宗，岑可知其借矣。昧而各為氏。履軒曰且後世二句是銘早隸賤役不得言，且一說，古音以久盧文昭曰注當作叶苟起反四句為悞改悞藏也。侗菴銘羊舌氏公族曰詩唐風日月其悞也。羊舌氏公族也。傳悞過也。悞字當有李果者，或誤平從此解以樂悞憂，以遺頭受而埋之事，娛樂閑過憂患，凡國發掘示之，唯古存家可憂之事皆從樂，故稱羊舌。中過也。後世如北齊陳二後主類如此。劉孔以樂為音樂，可笑釋文樂音洛得之。杜解悞為藏，劉解為悞，有未的切。山井鼎曰案足利本後人記云注一本作讒鼎，鼎之名也。按容猶容膝之容，息軒曰子將若何問言先人容居於此，處身若何耳，未及免疏墮高地故為難。晏氏春秋云將更

猶怠。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肝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肝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願塵不可以居。○瀦下，隘小。聽聲塵，土。○瀦請更諸爽垲者。爽，明。垲，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十一

蘭園曰景公本欲移于豫章之圃是也里室在來壇者作晏按韓非子亦載之子宅故晏子言不敢且云嬰家貧待市煩擾里衆使移易其食而朝暮趨之不居非勞里衆治已宅可以遠接近實國之謂景公遂更之故貧近市士大夫貧下文曰毀之而為里驗之今皆然晏子室乃壞已宅而為里之言不可解且市衆之已移者為其居食恐非古俗也履軒曰傳因記與叔向語及踊貴遂添記是一話以稱仁言之利耳在護晏子穿鑿大甚夫晏子叔向一時賢大夫其相與深矣豈容以常情隱諱而論哉

巧言篇一說如若  
陸彛曰如若也社未也社猶喜也傳以為猶喜也宜十句解里室里中之八年范武子引此詩民居使掌宅之人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其里室還舊居已亂也蓋君子喜則者是還故宅於舊錫福故謂喜為社居之人也傳氏云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

趨同譏也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

履軒曰更其宅是別宅人故居人也反營於來壇者也乃毀還其故也林註亦里宅為之注壞里室云使其宅之人各以大晏子之宅似謂還其故室此二說就舊宅而大之非未知孰當杜意也蘭園曰皆如其舊使今姑从前說云按里人皆如其舊居也且諺曰疑當作曰復其舊宅復已宅於諺云故處如舊也元粹案此復晏子自歸其此讀復如字非也息宅也軒云晏子毀新宅改為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復反也此說得之又案則字當作而字有王念孫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與上文不相承矣自石經誤作且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

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音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昭三年

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女音汝



作曰諺曰正義服虔云鄭得公之為  
大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大子一朝  
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  
無所見故杜不解之

息軒曰平公庸君相鼠篇林注反證  
嘉伯石有禮欲賞之伯石有禮可取  
而惡無名故舉其父

微勞以為辭耳故君  
子亦專稱伯石得禮  
未嘗一言及其父可  
見非子豐別有功勞  
也服說未可遽非焉

蘭園曰知其所當  
從也不知其所當從  
則不可得而從故弗

林註不可以正責  
入而自與也

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也汰驕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

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

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

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稱尺證反傳直專反晉之別縣

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文子

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

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知實難知其所當從  
則可得而從故知而有言及州者必殺

弗從禍莫大焉所當之定六年宋樂祁  
從者義也知而從之勝晉陳寅曰昔吾

順義者也知而弗從王范氏今子主趙  
違義者也上文云違氏是諸國大夫如

義禍也此云知而弗晉皆有所主也  
從禍莫大焉傳文前敬子桓公七世孫

後相昭應杜注弗知惠伯桓六世孫  
實難云患不知禍所伯惠伯之叔父而

起屬迂謬  
敬子之五從祖也

顧炎武曰謬伯惠伯  
敬叔不入以禮惠

之叔父而敬子之五  
伯欲使惠伯報叔

從祖也陳大可口忌  
父之讎殺彼人也

忌日適及滕郊而遇  
為椒有避仇之耻

此日故敬子欲至次  
禮之欲使殺之此

日乃入案陸察馮李  
事又見檀弓附注

驛字野中井增島諸  
忌忌日也亦通

家皆從之是也安井  
從檀弓鄭注非矣孔廣森曰杜世族

獲趙文子之子○乃文子曰退使獲二子之

言義也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

所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

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伯石之獲州也

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

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為去聲自為介外皆同五月叔弓如滕

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思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惠

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昭二

譜懿伯即惠伯之父仲孫也此注又云惠伯之叔父緣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此杜既以它為懿伯又以為子服椒之叔父豈惠伯竟以叔父字為氏乎其誤可知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忘日之解為允因值椒父諱日故叔弓體其意而為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嫁公女於他人也自稱其父而乃云叔更公女此事難解父之私者對叔弓為寵權寵也林注我辭正猶成王誥康叔踈遠子尾子尾其不稱文王為王考而將以齊歸我乎欺言以顯考也元粹又晉晉愛遠寵寵案此較顧說更精諸相對一說以上寵家聚訟徒費辭耳說為子尾下寵為齊又詳經學危言馬氏云而汝也固息軒曰有猶親也原也按有親有也

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萬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園人謂宣子救邁反更平聲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遠去聲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

不有寡君無寡君也思盟則必不叛晉詩王風亦莫我有嚴祭詩緝云視之若無也是也朱傳云有識有也杜注二十年傳云有親有之義並非的訓案增島是安并非也惠棟曰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也張耀來者教使者報趨大夫也吉送少姜葬作至晉時語故云館焉故今云冀除先來今人之語猶然人敝廬舍廟中故云也按來猶往也先人蘭園曰逆羣好也杜無解林云屏小邾一睦是不順和好而逆按敬逆迎也逆羣衆心也或謂屏逆一拒也一睦群好對小邾是亦屏逆群好語或謂逆群亦迎也羣好言群國之通也非矣釋文實不增注校本

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耀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耀也庶幾如趨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物數有五若干個者言三惠與一陳相競勢力猶或可無負色馮氏云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對弱一个是也此語然

元年傳補遺 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傳女陽物而晦時 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焦循曰案天元紀大論鬼與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水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水注云大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太陰為溼厥陰為風少陰為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與區又云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為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為寒水相火君火濕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濕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為少陰故為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濕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為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為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為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為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為晦醫和以少陰為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為陽物女為陽物猶云少陰為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傳晦淫惑疾 注晦夜也為寢寢過節則心惑亂 焦循曰案醫藏志腎氣充則智慧生腎氣不蓄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言變而志亂也 元粹案焦說頗精詳讀者須熟看輯釋節載之而支離滅裂不知其何謂可笑也

###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

昭經元年不稱將 子匠反 帥 所類 言易 以政 大鹵

音 莒 莒 展 出 奔 吳 一本作莒 展 興 疆 鄆 居 良 反 以

瘡 音 瘡 書 弒 申 志 反 或 傳 且 娶 七 住 為 介 音 界 從 者

才 用 辱 貺 音 况 布 儿 木 亦 筵 音 延 莊 共 音 恭 草 莽 莫 蕩 而

懲 直 升 不 憾 戶 暗 所 雍 於 勇 反 木 又 作 壅 注 及 垂

夔 古 刀 復 得 扶 又 反 下 而 駕 如 字 又 音 加 子 相 息

反 東 夏 戶 雅 淳 于 純 不 罷 皮 謗 譎 獨 誹 也 方 畏 行

僭 子 念 反 是 穠 彼 驕 是 藜 古 本 耘 也 音 云 除 耕 鉏

反 仕 居 鮮 不 息 淺 特 緝 七 入 誕 也 音 但 便 篡 初 患 小 旻

亡 巾 馮 河 皮 冰 絞 古 卯 而 婉 紆 阮 反 臧 否 悲 矣 反 舊 方 九

陸彖曰誹妣尾反  
○注之收 收手又反又如字 陸彖曰如字義通不煩改音 ○是難 難反且反 陸彖曰難如字

阮元曰葉抄本亡巾二字闕

增註

左傳

卷二十

三十一

陸祭曰當知字

阮元曰葉抄本場作場非也

陸祭曰邳字或作姪姓死作姪音鄙一音可不字之

○常棟 棟直計反 陸祭曰常棟大計反已見僖二十四年

反持之如字本或作持誤當身丁浪反瀆齊徒木反其使所吏反

注其使出使息亮反相趙注同以藩方元反之隙去逆反之

各其九反也賄呼罪反辟汚音烏注及下同疆居良反注及下至莒之疆

事場音亦表旗音其饗吐刀反餐吐結反夏有戶雅反觀音舊

官扈音戶鄂縣音戶邳皮悲反羸姓音盈狎主戶甲反吳濮音卜

有釁許靳反禦也魚呂反○今本無也字宥善音又小宛紆阮反可

復扶又反襲姒音似過鄭古禾反猶與賓客享之許丈反又普庚反

反於幕武博反采繁音煩死磨九倫反○今本磨使毫武江反也

吠扶廢反兕爵徐履反於戾力計反於穎營井反於維音

如銳反劉夏戶雅反弁端委本亦作弁冕端委○今本亦同子盍戶臘反何

阮元曰北宋本績禹作績禹與周禮大司徒疏引合

不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今本亦同大庇必利反焉能

於度反下焉吾儕仕皆反朝不如字以語魚據反而老

莫報反不歆許金反曾天於兆反幾被音祈曾阜扶九反欲羸

音盈反惡謹呼端反或作喧指楹音盈贊幣音至繫甲方力

反本或作反及衝尺容反奸之音干女嬖必計反弗下戶嫁反

無重直用反又直勇反而蔡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糵蔡散之也會杜

義千乘繩證反及注同為晉侯于偽反造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

併舟為橋反自齋子兮反本又作齎同而還音環不徑古定反已坐

才臥反女叔齊音汝其幾何居豈反鮮不息淺反五稔

而甚反不啻始敬反視蔭本亦作陰朝夕如字翫歲五喚反說文云

陸祭曰夏陳陸反  
○從兄 從如字又才用反 陸祭曰才用反是  
陸祭曰定四年祭祭叔音素達反是也  
又曰造才早反說見前卷  
○注日景 景如字又於領反 陸祭曰於領反是即古影字也葛洪加彡

案阮一作阮阮元云作阮是也  
○惕日、惕苦蓋反、陸彖曰惕去例  
反說見前卷、○惡之、惡如字又烏  
路反、陸彖曰烏路反是

阮元曰葉抄本底作底石經同、擗下禮  
反則當作底

習厭也又作  
阮云貪也  
其與如字又音預鄭為于偽反閨門音圭實薰

許云  
遂音遂數子色主反又色其反大原音泰崇卒子忽反疆郛居良反

皆又阮本又作隘不便婢面反以什音十以徇辭俊反疆郛居良反

反注  
務婁並如字厖武江反也夫音扶為祟息遂反帝學苦毒反

相土息亮反大夏戶雅反及注及下同主參所林反及注及下同方震本又

作娠之慎反懷胎他來反有裔以制反日昧音妹為玄冥師

師長也  
少皞詩照反及下之長丁丈反及下纂昧子管反宜

汾扶云反陂障彼皮反顛頊音專下似音似癘疫音例榮

之徐一音替哀樂音洛朝以如字湫徐一音在酒反服云著也底服云止也露

羸劣危反下同嬪御婢人反辨別彼列反去同起呂反幾何居豈

陸彖曰思如字、新茲反

而好呼報反怙富音戶近女附近之如蠱音古不佑音又

以降音絳下及注同或音戶江反堙音因為菑音災喘渴昌充反洩

注息列反思慮息利反主相息亮反其咎其九反能御音呂

反本亦作禦  
○今本亦禦  
滌溺乃狄反耆欲時志反皿蟲字林音猛

巽下音遜艮上古恨反長女丁丈反少男詩照反而說

悅櫟徐失灼反郊古洽反為介音界出竟音境殺之申志反

絃也古卯反幕音莫平夏戶雅反官廡居久反五乘繩證反

之餽許氣反一卒子忽反不侮亡甫反鰥寡古頑反史佚音逸

自別彼列反遠啓疆一音居良反汰後音泰既烝之承反趙衰

初危反經二年少姜詩照反  
傳放此  
致禔音遂傳脩好呼報反所

阮元曰葉抄本良作長

增註

左專

卷二十

三

阮元曰北宋本作宏天非也又曰葉抄本奏作走按詩作奏釋文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古作都俗字也

以王周弘正四臣大顛閔天散四輔謂先後奔奏

彌縫扶恭補合如字一音閣賦節徐如字式訛五禾殖長

丁丈召南上照反為平公于偽反下文亢也苦浪反

今本無洪音為好呼報反後介休音界下許蚪反也字文注皆同

以近附近之驛音亦女矯居表朝夕如字以印一刃

之衢其于非伉苦浪儷力計其使所吏經三年傳

間朝間廁守適本或而令力呈復薦扶又及下不

朝夕如字不腆他典焜服云燿羊照反服殞命于敏

今本之好呼報反大公音要也一遙敢譽音嬪膚本

作牆在良反在衰七雷反本亦作經直結其貺音

吾弗知絕句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金舊本

直加豆為五升而區金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金八

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金者謂加舊豆

為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量貸他

五而加也。今本亦五豆為區五區為金

反蛤古答賦斂力驗公聚徐在喻反一朽蠹丁故

三老服云工老商凍丁貢餒奴罪上壽音授以上

時掌反。今屨賤九具別者音月又而或煥徐音

本以作已於到休之賈云煥厚將焉於虔其相息亮反卒列

子忽反無長丁丈反罷敝音滋多尺氏反又道殣

說文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樂郤去逆阜才早隸

力計不悛七全以樂一音怡憂吐刀讒鼎仕咸反

增 註 一作殣阮元曰葉抄本盧文昭本殣作殣非按依說文當作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今詩作殣假借字家字葉抄本

作塚俗字

阮元曰汰彙作汰石經作汰是也

讒之鼎也 昧且音妹平顯音悲怠解音賈反○况日音實

此難音乃且近市音附近之隘音於賈鄴塵音許驕反爽音五高反

塏音苦待反燥也音素早反朝夕音如字令不與音力呈反省

於音所景反如社音市專故復音服下卒復為諺音其復欲復之同

曰音彥段相音息亮反策音初革反以胙音才路反之汰音泰猶

荷音任也一以別音絕句又焉音於虔反為介音界猜焉音七才反糞

除音甫問反東竟音境盧蒲嬖音一音匹子產相音息亮反



